

山東

郡國利病書

卷五至卷八



郡國利病書卷三十五

山東古青兗徐之地視秦在太行山之





孟曰東夷周曰河東秦漢以下曰東秦曰東郡宋曰京

東其為東方之國舊矣嘗觀古輿地圖青州東距於海

西至於岱兗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徐州北連岱境南

通長淮實今六郡之全境云或曰漢晉以來或稱山東

為兗異何曰先生疆域紊亂史傳之訛也禹貢冀州既

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於岳陽覃懷底績至於

衡漳自今觀之有一為山東州縣否乎又曰濟河惟兗

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濰沮會同秦土既蠶是降丘宅

土其貢賦則浮於濟澤達於河今九河故道多在濟南境雷澤在濮灘沮在蒙泗桑間濮上實惟桑土濟澤達河斯為達冀兗冀疆界固自明也而欲援冀為山東豈不謬哉或曰今兗州與古兗若何曰古之兗二也今之兗徐也合徐兗而治之也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爾雅曰濟東曰徐州蔡氏所謂岱陽濟是已故今之兗合徐兗而治之非古兗也周禮河東惟兗州山曰岱藪曰大野州曰河洿浸曰盧灘老其疆域視禹分土之時亦已不同故禹佐舜治天下兗徐各置一牧周併徐入屬青又分青入兗自濟以南皆屬焉及周公封於曲阜伯

禽為魯侯遂王泰山之祀故夫今徐兗而所治之者昉諸魯之受封也或曰今青州與古青州若何曰古青州合登萊濟南地今青州特古青州之一隅耳禹貢海岱惟青州岨夷既略離淄其道又曰萊夷作牧是已周滅商以營丘封太公望齊國齊務兼併遂奄有九青土秦滅諸侯置為齊郡青州尚未分析至漢始分青州西境為濟南東境為北海齊郡邪干乘東萊五郡而古青州之域不可復考矣曰青州何以為之齊也以曰通考云齊在天中猶腹臍也漢志曰齊所以為齊以天齊淵故也然漢志之說近之矣或曰青兗徐三郡風土何以異

曰齊東青方也居少陽其色為青生二不已也堯之為言端也信也陽精端二故其氣穢救也徐之為言舒也有舒緩之義為是故觀青徐堯風土之異而山東六郡之政理可圖矣

余嘗考六郡封域辨其物土民性之殊西北曰濟南其治為州四縣二十六其域為青堯其名山為岱嶽為徂徠為梁父為華不注為長白為玉符為黌為宮為原其巨浸為濟為濼為汶為瀘為洧為巨合其地濕沃其民豐聚其利金銅其穀多稻正南曰兗州其治為州四縣二十三其域為徐兗其名山為龜為蒙為鳧為嶧為嶧

為陪尾其巨浸為沂為濟為洙為泗為汶為洸其地厚衍其民遜讓其利絲蠶其穀宜四種正西曰東昌其治為州三縣十五其域為兗其名山為荏為陶為厯其巨浸為漳為衛為濮為瓠子為鳴犢其地平阜通津其民饒庶其利細鹽其穀多黍麥北曰青州其治為州一縣十三其域為青其名山為沂為邳邳為雲門為蒙陰為胸為艾其巨浸為淄為濰為沂為沐為時為巨洋其地險阻其民濶達其利鐵陶其穀多稻麥東北曰登州其治為州一縣七其域為青其名山為丹崖為石門為羽為成為之罘為岵岵其巨浸為清洋為大沽為密為泲

為昌其地僻遠其民朴直其利海錯其穀多稷菽正東曰萊州其治為州二縣五其域為青其名山天柱為大澤為不其為勞其巨浸為沽為丹為膠為澗其地剛鹵其民敦本其利益鈇其穀多稷菽是故以同貫利以濟齊好惡設收各效其能制貢各因其有正俗各導其趨齊之富強魯之禮教庶幾各復焉其為海岱各名邦詎不信夫

夫海者百谷之王而萬水之宗也山東三面瀕海登萊二府島嶼環抱其在青濟則樂安日照濱州利津雷枕海豐諸境皆低海為界稱渤海云說文曰東海之別有

渤海故東海稱渤海焉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名曰歸塘歸塘者即莊生所謂尾閭也初學記曰北海之別有瀚海瀚海之南有渤靛海則北海亦通稱渤海矣夫東方之極自碣石通朝鮮諸國直抵扶桑一望汪洋浩瀚溟津無際外控夷落內衛中夏則山東形勢實稱險絕昔人謂齊得十二又豈直為兵車十二之富耶博物志曰海中有蓬萊方丈金銀宮闕仙人所集十洲記謂東海中五百里有不死草返魂樹此固秦皇漢武所以縱其侈心求之而不得也顧其說雖荒唐不經然觀登萊海中樓臺城郭人物旌旗之狀成於瞬息千態萬像而不

不可摹寫則海中靈鬱之氣洩而為奇怪瑰瑋之物固亦理之所宜有也至於禽魚木石之產金錫鹽鐵之利珠璣鱗甲之珍民實資之則海於東土其利固甚博哉禹貢冀州夾河碣石入於河兗州浮於濟澤達於河青州浮於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山東漕運其昉於茲乎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起於黃腸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漢高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岁不過數萬石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城朔方轉漕甚遠而山東咸被其勞矣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真宗時京東分廣濟河曹方

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歷呂梁灘磧之險至理宗時於堽城作斗門以遏汶流益泗漕以餉邊衆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河至新開河田大清利津諸河入海既而海口沙壅復從東河陸輓臣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功伯顏始創海雲興與濟州河並行未幾又用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名會通河夫汶水自古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白衛實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澁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國初朝給餉遠卒海運如故永

樂從郡都於北亦嘗行之後尚書宋弘等復濬會通河於是海利通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堙廢夫河漕誠利矣然泉源壅塞有後浚之勞堰閘蓄洩有供役之繁徐呂洪流之泛溢淮揚襟喉之扼塞意外之患有不可不防者海運其可不講耶是故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備不虞之備也變膠萊故道者翼海運以成功也皆不可廢也天下之事居常者必慮變擇利者必思害輕重緩急達乎其勢而矣獨漕政為然耶

形勢

論曰夫古今之勢不同強弱之形亦異今之山東視古東秦拓地無慮數千里長城巨防穆陵無棣昔之所謂閼陁者今皆為甸邑矣然而潢池少警望風瓦解雖有險固莫之或支豈形勢之在今昔者果不足恃與蓋嘗考之春秋戰國之時承大公修政之餘繼以桓公臥威定伯民賴休息行伍充盈故齊地不下七十餘城而臨淄一邑帶甲已至二十餘萬蘇秦所謂連袵成帷揮汗成雨是已國勢如之何其弗強哉楚漢之際齊猶稱伯自王莽之亂山東盜起青徐首難既而黃中煽禍海岱

騷然民塗兵革重以石勒慕容超之殺戮金元之竄據齊地荒涼削弱泊焉不振固其宜也 國家承平百餘年休養生息濟南東兗頗稱殷庶而登萊二郡沂濟以南土廣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萬一有如正德間流賊之驚警豈非有國者之源深慮哉昔人有言土地軀幹也人民精魂也精魂完而後軀幹固此地利所以不如人和也雖然設形勢者必稱要害山東要害之地凡五臨清南北之咽和喉也武定蓋薊之門庭也曾濮魯衛之藩蔽也沂州徐淮之鎖鑰也登萊邊衛海東之保障也守咽喉則齊右安固門庭則渤海靖謐藩蔽則河東固嚴鎖鑰則南顧無憂保障則倭奴殄患五要守而山東可安枕也山川險絕又烏足道哉



風俗

論曰余觀齊俗敦厚濶達其敝也或失之舒而緩侈而  
麗魯俗忠信重礼其敝也或失之嗇而固矯而競曹衛  
楚安宋之間剛武尚氣其敝也或失之勁悍而輕剝載  
籍所傳不可誣已以今山東列郡觀之迺不盡然大較濟  
南省會之地民物繁聚兗東二郡瀕河招商車湊集民  
習奢華其俗也文若勝乎質青登萊三郡馮負山海民  
殖魚鹽以自利道里僻阻商旅不通其俗也質若勝乎  
文孔子所謂齊變至魯、變至道者又不可執一以例  
今之俗也乃若六郡所同士大夫率多懷義質直侃

明達如班固所謂好經術而矜功名杜牧所謂多才力  
重許可能辛苦者其風至今不衰其小民力于耕桑不  
賤商賈喪葬有序不沉風水鄉黨歲時舉社會貧富相  
資有藍田鄉約之遺風此則山東風俗之近古者又之  
之以禮樂豈不足以復齊魯之旧哉蓋嘗論之風也者  
相觀而化者也俗也者相習而成者也化趨于善者難  
乎成而習狃于惡者不易變是故以康叔忠厚之貽不  
能保叔世無桑濮之靡風以晏子之弊車羸馬不能使  
當時變綺麗之侈習齊不嫁姑而後乃有長女不嫁立  
巫覡以主家祠者魯焚巫尪而後乃有裋棺曳尸打旱

骨以祈雨澤者雖至于今尚有之傳曰周之興也商民  
先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衛風先變一日移之  
而有餘言趨善之難也又曰齊太史之守官尚父之德  
遠矣魯宗人之守禮周禮孔之澤深矣言遺化之當崇  
也任理民之責思易今欲俗而返之于古者昌亦知所  
務哉

物產

論曰山東物產豐饒甲於天下其用之廣而利之博者  
 惟鹽鐵乎粵自管仲相齊實興厥利之言曰利出一  
 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誑出三孔者不可舉  
 兵故當時鹽鐵之征雖少男女之所食一鐵一刃之所  
 用無弗筭及卒能以一國兼二國之籍者六十千萬人  
 而常籍不預焉及現其立法不過稅之而已鹽官常  
 自煮亦權時取利之計鉄則官未嘗冶鑄也自漢武帝  
 用桑弘羊孔僅領之乃官自煮鹽鑄鉄鹽官二十八群  
 而山東居其七鉄官四十羣而山東居二十二元鼎中

徐偃奉使膠萊魯國聽民便宜鼓鑄御史大夫遂得以  
矯制刻之昭帝時賢良文學之士請罷鹽鐵與夫大桑  
弘羊極論利害大夫曰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  
之費文學曰王者不蓄藏富于民大夫曰豪人擅用專  
利恐滋貪暴文學曰禍在蕭牆不在胸卽于是屢罷屢  
復卒未有能去之者唐開元天寶之間劉彤請檢校鹽  
鐵諸州著為課額第五琦劉晏之徒法益詳密綾絹玳  
瑁漆器許代鹽鐵其後肅宗討淮西皇甫鏞程异又徙  
而濬導之諸道競以羨餘取寵而其弊也至立為蠶鹽  
食鹽等名察民貧富據口俵散抑勒取錢民受其擾倍

用輸徵其鐵官則為鼓治民間農器不給或至木耕手  
耨啖食鐵官抑配逼迫害與鹽同宋人鹽利多取諸河  
北解池鐵官亦不嘗設南渡以後山東陷于金元不足  
言已元人于青齊諸郡增置鹽場開立洞冶寶成通和  
昆吾元國富國之名立而民困極矣嗟乎作法于涼其  
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安之君子所以追恨夷吾之作  
俑也 國朝鐵器無禁濟南萊蕪登萊等處前代鼓煽  
諸冶今皆為廢坑矣惟鹽則分場置司官自煮之而行  
之商賈小民負販亦置不問豈非得中正之法乎宋儒  
胡寅有言山澤之利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

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寶之害惟官為厲禁俾  
民取之而裁其入稅則政平而害息此則行之今日而  
有驗者也雖然管仲立法苛重然國勢寔藉富強漢唐  
以來咸佐軍需計其所入歲不下數十萬今鹽鉄之稅  
于山東者曾不逮古十分之一而民不加饒何哉蓋嘗  
論之古今地利盈縮不齊禹貢揚州田下：今獨稱富  
饒雍州田上：今半為塙壤執富彊全勝之國齊以例  
凋殘窮困之山東又何怪乎其不類也登州之金三千  
零九兩萊州之金四千一百五十兩此宋皇祐中之貢  
額也今果有是是否乎青齊鄆濮淄濰沂密登萊諸郡皆

設平絕市此宋太平興國之稅法也今果有是是否乎由  
是觀之則山東物產之不逮往昔又不特鹽鉄為然乎  
司國計者酌古今之勢度豐儉之宜以定征稅之則勿  
過取而加賦為東人之凋瘵庶其少瘳矣哉

漕河

漕河自大江瓜洲埭儀真堰埭俱入邗濟經廣陵至  
 淮陰渡淮入清河經呂梁彭城至沛乃為山東境田  
 疏鑿而成者名會通河凡七百里入于衛河又  
 四百里始出境達于京山東為府者三為州四者為  
 縣者六由魚臺至臨清得沈汶泗沂四水其泉百七  
 十餘會於四水而分流于漕渠有水部郎一人以掌  
 之為牌凡三十有守津吏以啟閉為淺二百二十各  
 有津老以時疏治又黃河常決張秋決曹單魚臺其  
 道非一有司空兼御史臺一人水部郎一人按察副

使一人統州邑判官主簿以分治其事歲出夫役萬  
四千一百五十餘人計銀三萬五千一百餘兩漕河  
之有藉于山東者額重如此可無載乎乃作漕河志

兗州府

魚臺縣

河之西南二十里岸北自濟寧之界南至沙河五十四  
里置鋪淺二十有六界牌淺北林淺南陽上淺南陽下  
大龍淺小龍淺谷亭上淺谷亭店上淺谷亭店下淺  
谷亭下淺八里灣淺三柳樹淺填子頭淺孟陽上淺孟陽  
下淺徐家林淺張家林淺廣運淺馬家淺梅家淺古家  
張家淺二十鋪老人二十六人夫二百六十人守  
口夫二百五十人置閘四孟陽泊閘南接沛之湖陵城  
渠設主簿一人

夫三十五人油夫八里灣閘南至孟陽泊閘八里閘官一  
一百五十人南至八里灣閘八里閘官一南陽閘南至谷  
人谷亭閘南至八里灣閘溜夫三百人南陽閘南至谷  
八里閘官一人夫三十人積水閘三硯瓦海陽城湖蘇家  
人溜夫一百五十夫三人

邳縣

河之東北七十里東岸北自濟寧之師家庄南至魯橋  
閘三里置淺鋪一港里積水閘夫一人

濟寧州

河之北岸西抵東六十八里置淺鋪二十有七趙村淺  
楊灣淺  
石佛淺花家淺新店淺新向淺仲家淺左淺師家淺上淺  
師家庄下淺魯橋淺寒林淺硯瓦海陽城湖蘇家

邳國利病書

卷三

五





之隄岸用石修砌一十二里置淺鋪五長濤白嘴兒黃沙  
梁家口淺火頭濤淺五鋪老人五人夫五蓬子山壩堰  
南旺孫村二湖以濟漕河夫一十五人

嘉祥縣

河之西岸二十五里北自汶上之界首南至鉅野之大  
長濤一十八里原係濟寧左衛景泰元年衛調于臨清  
嘉祥代之隄岸用石修砌一十里置淺鋪四前孫村淺寺  
河淺大長濤淺四鋪老人四人夫四十  
人守口夫一百八十人具設主簿一人

汶上縣

河之東北三十五里自東平之靳家口南至嘉祥之界

首七十二里置淺鋪一十有四靳家口淺步家口淺張

南旺淺柳堤淺石口淺界首淺十四鋪老人十四人夫

夫五百五十人守口置閘三南旺南閘南至洛寧之分水

一十八人夫南旺北閘南至南旺南閘一里閘河閘南旺

北閘十三里閘官界首積水閘年成化六年石口積水閘

四年南旺湖距果治西南四十五里蒙回百五十餘里

有橋以便挽外蓄水號為水櫃成化四年山東按察司

築東堤老人一汶河東平九泉張胡獨山泉鈇濟嘴泉

泉葦橋泉坎河泉王老海泉汶上二泉蔣詡泉城新

泉城東新泉沂水十泉芙蓉泉及泉盆泉水寧陽十

邦國利病書 卷三十五 山東

一泉 龍港 龍眼泉 龍泉 古泉 三里 海泉 井泉 古城 泉 平泉 張家 泉 柳  
 泉 柳海 泉 黃 泰安 三十二 泉 泉 狗跑 泉 報恩 泉 福海 泉 泉 胡  
 家 泉 馬 黃 海 泉 清 泉 向 泉 泉 鯉魚 泉 張家 泉 泉 水 磨 泉  
 北 滾 泉 上 泉 順 河 泉 羊 舍 泉 龍 王 泉 科 海 泉 東 西 二 柳 泉  
 泉 臭 泉 龍 堂 泉 龍 灣 泉 力 海 泉 花 泉 海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馬 兒 泉 海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西 都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古 河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燕 十 泉 郭 娘 泉 湖 眼 泉 朋 山 泉 烏 江 泉 鎮 里 泉 牛 王 泉  
 蓮花 池 泉 小 尾 灣 泉 半 壁 店 泉 王 家 灣 海 泉 以上  
 一百一 泉 同 入 于 汶 夫 八 百 餘 人 掌 于 水 部 郎  
 宋理宗寶祐五年 哥古蒙濟倅奉符畢輔國于堰城作  
 斗門以遏汶水入洗至任城並泗漕以餉宿斯戍邊之  
 泉由是汶有南入泗淮之派此汶南流之始元世祖至元二

十年以江淮水運未通命兵部尚書奧魯赤等自任城

今濟寧州委曲開穿河渠導汶洗泗水北流至須城今東平

安山即安民山入清濟故瀆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今戴家

水漸即引汶後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陸轉二百里抵  
入利津故道臨清下漳御輸京師此汶北流之始二十六年以壽張縣尹

韓仲暉暨太史院今史邊源言復自須城縣安山西南

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開渠凡二百五十

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為閘十六以節水賜名會通河

國朝永樂九年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

東濟兗東青四府丁夫十五萬登萊二府願趨事赴工

郡國刊

山東

之人一萬五十疏浚元會通河引泰安徂徠十八州縣  
 諸泉水自汶上縣過安山西南經壽張城東門折回西  
 北由東昌新開河乃自汶上縣袁家口從左幾二十里  
 至壽張縣沙灣復接旧河又用汶上縣老人白英計于  
 東平州東六十里戴村旧汶河口築堤遏汶水西南流  
 由黑馬海至汶上縣鴉河口會通河南分流遂通舟楫  
 具設主簿一人

東平州

河之東岸北至壽張之戴家廟三十里南至汶上之靳  
 家口三十三里置淺鋪一十有三戴家廟淺沙狐堆淺

譚家庄淺安山下淺積水湖淺馮家庄淺王忠口淺  
 家庄淺李家庄淺栗家庄淺靳家口淺十三鋪老人十  
 三人戴村修堤老人二人守口夫三百人安山湖距州  
 清河崇廼百餘里正統三年知府傅霖安山南上之  
 于湖口建閘以蓄水州設判官一人  
 河閘三十里閘官戴家廟減水閘入清濟以疏水勢  
 一人夫二十人

壽張縣

河之西三十里北自東河之沙灣南至東平之戴家廟  
 二十里置淺鋪五沙灣淺戴家廟淺五鋪老人五夫五十  
 人守口夫沙灣積水閘成化七年師家壩通原閘以分  
 一百人勢野猪腦堰水不使不衝决漕河

東阿縣

河之東岸北自陽穀之荆門上閘南至壽張之沙灣二  
 十里正統十三年河決汴梁東北趨漕河至本縣決沙  
 灣東隄以達于海遣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  
 史王文相繼塞之景泰四年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塞成  
 天順八年僉事劉進用石修砌東堤自大感應廟起至  
 沙灣淺止長一百六十丈成化間副使陳善用石修砌  
 東堤自沙灣淺至荆門驛長一千九百三丈弘治六年  
 河決汴梁東北趨漕河至本縣決穀東堤以達于海遣  
 右副都御史劉大夏治之七年復遣太監李興平江伯  
 陳銳同治決河塞成復于黃陵岡築堤以絕其流

詔改張代名安平鎮置淺鋪八新添淺北灣淺中渡口  
 十淺南浮橋淺沙灣淺八鋪老人八人夫八  
 人守口夫一百二十八果設主簿一人

陽穀縣

河之西岸北自聊城之官窰口南至東阿之荆門上閘  
 四十里黃河西南自荆封之祥符縣金龍口至今縣南  
 入灣河通塞不常置鋪十官窰口淺擺渡口淺劉家口  
 岸淺汶河口淺秦家口淺張家道口淺何家口  
 館駟灣東岸淺十鋪老人十人夫一百人守口夫五百  
 人置閘六荆門上閘南接東平之安山閘七十人荆  
 門下閘南至荆門上閘夫五十一人阿城上閘南至荆門下  
 一夫夫二十人阿城下閘南至上閘三里閘夫七級上  
 鋪夫五十人

南至阿城下閘十二里閘官七級下閘南至上閘三十人夫二十五人

東昌府

聊城縣

河之東岸北至博平之梭堤見三十里西岸北自堂邑

之南梁家鄉南至陽穀之官窰口三十五里置淺鋪三

十有三北堤口淺徐家口淺柳行口淺房家口淺呂家

于家口淺堤固家店淺裴家口淺方家口淺李柳行口淺米家

口淺取家口淺秦家口淺官窰口淺李柳行口淺米家

周家店閘二里接陽穀之七級下閘十李海務閘南至周

十二里閘官一通濟橋閘南至李家務閘二十里窰官

等五減水閘水大則閘以淺水

博平縣

河之東岸北自清平之界南至聊城之梭堤見三十七

里西岸北自清平之丁家口南至魏家灣四十里置淺

鋪六朱家灣淺減水閘淺老堤頭淺系家灣淺朱官屯

百五十人專老堤頭北減水閘水大則閘以淺

當邑縣

河之西岸北至清平之魏家灣南至聊城之呂家灣三

十五里置淺鋪七涵谷洞淺新閘口淺土橋淺中閘口

淺人鋪口夫二人夫七  
置閘二梁家鄉閘南  
通濟橋南城之  
十人守口夫二百人  
土橋閘南至梁家鄉  
閘十五里土城中  
人夫三十人  
減水閘二

清平縣

河之東岸北自潘官屯南至傳平之減水閘三十九里  
西岸北自臨清之潘家橋南至堂邑之涵谷洞三十三  
里置淺鋪九潘家橋淺張家口淺石家橋淺李家口淺  
魏家灣淺九鋪口夫二人九人置閘一戴家灣閘南  
接堂邑  
夫九人守口夫二百人  
置閘一戴家灣閘南  
接堂邑  
四十八里閘官減水閘二李家口  
一人夫三十人

臨清州

會通河之東岸趙貨郎口南至板閘三十四里西岸北  
自清河之二哥營南至板閘三十一里汶河北岸板閘  
口東至潘家橋二十里南岸板閘東至趙家口二十二  
里置淺鋪十口  
上仗柳園淺一仗柳園淺丁家馬頭淺上  
庄淺沙灣淺潘家橋淺十鋪老人  
置閘二新閘上閘南  
清寧之戴家閘三十里閘官一南板閘南至新閘上  
閘八步  
夫四十一人  
治漕艘廠二十有八  
臨漕平山濰寧東  
所德州天津左天津右通州左通州右神武中定  
德江左江右水軍右橫海江  
陰廣洋長淮安高郵大清河楊州等衛廠俱治州城  
北其事係于各謝官總隸于河督漕都御史烏州設判官  
人

夏津縣

衛河之東岸北自桑園南至臨清之趙貨郎口四十六里西岸北自武城之劉家道口南至清河之渡口七里置棧鋪八黃河口淺大口子淺小口子淺郝家園淺草廟見淺新廟口淺裴家園淺趙貨郎口淺八鋪老人八人夫八十一人守口夫六人具後主簿一人

武城縣

衛河東一里始恩縣之白馬廟南至夏津之桑園一百四十四里西岸始故城之鄭家口南至夏津之王家庄一百一十四里置淺鋪二十有六王家口淺孟家庄淺小口淺西園口淺初家道口淺周家道口淺陳家林淺高家園淺方遷口淺陳家橋淺何家堤口淺陳家林淺高家園淺

大還河淺取家林淺灣頭口淺大龍河口淺侯家道口淺商淺白龍口淺呂家灣口淺徐家道口淺侯家道口淺商家道口淺桑園口淺二十六鋪老人二十六人夫二百六十人守口夫二十五人縣設主簿一人

恩縣

衛河之東岸自四女樹至武城之白馬廟七十里置淺鋪五新開淺回龍廟淺滕家口淺高師古淺白馬廟淺五鋪老人五人夫五十人守口夫七十五人

濟南府

德州

自衛河東岸德州衛張家口至恩縣之四女樹四十一里又自西岸左衛之鄭家口至德州衛之楊烏屯二十里置淺鋪六下八里屯淺四里屯淺取家灣淺劉皮口淺蔡張成口淺上八里堂淺六鋪老人六

人夫六十八人  
設判官一人

### 登萊運道

一自南京龍江一自福建布政司長樂港一自太倉  
州劉家港開船俱經揚子江口盤轉黃連沙嘴望西北  
沿沙行使約半月或一月餘歷淮口入山東界過安東  
靈山膠州浮山望延真島九峯山向北一帶連去有勞  
山赤山二處皆有島嶼可以拋泊勞山北望有北茶山  
白蓬頭石礁一路橫削百餘里激浪如雪即便開使或  
復回望東北行使北有馬鞍山竹山島南可入拋泊北  
是早門亦有漫灘可拋泊但東南風大不可維繫北向  
為成山如在北洋官綠水內好風一日一夜正北望見



顯神山西見赤山九逢山西南洋有北奈山白蓬頭即  
便復回望東北行使好風半日便見成山轉過望正西  
行使前有鴉鳴嶼內有浮礁一片可避往西有夫人嶼  
不可在內使船收到劉公島西小門可進廟前拋泊劉  
島南洋正西行使好風一日到芝界島東北有門可入  
西北離有一百餘里有黑礁一片三四畝大避之收到  
八角島東南有門可入自芝界島有好風半日使過抹  
直口有金嘴石衝出洋內潮落可見避之至新河海口  
到沙門島東南有淺可挨深行使南門可入東邊有門  
有暗礁二塊日間可行西北有門可入廟前拋泊沙門

島南洋望北徑過鼉磯山欽島沒島南半洋北半洋到  
鐵山洋往東收旅順口東收黃洋川西南嘴有礁石一  
路山東進口過黃洋川東收平島口外有五箇饅頭山  
進口內拋泊南邊一路老岸外洋有一孤望成兒嶺盡  
東望有三山正中進入內有南北沙帶一條相連陟岸  
深水可以拋泊三山西有南山收道青泥窪西有松樹  
島北有孤山東北望見鳳凰山便是和尚島烽墩下占  
西有礁石西北有倉廟外有淺灘亂礁避之三山北看  
青島一路山海：駝收黃島使島若鉄山往西收羊頭  
窪雙島有半邊山艾子口望塔山看連雲島東北看蓋

州一路山看塩塲西看寶塔臺便是梁房口進入三义  
河抵直沽交卸元至元二十年克取江南至元二十一  
年起運海糧擢用朱清張瑄萬戶之職押運糧船三萬  
五千石賜立海道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領虎符金銀  
牌各領品職成造船隻大者不過一千糧小者三百石  
海行兩箇月餘抵直沽至元二十六年增益糧米八十  
萬一歲兩運至元二十七年朱萬戶躬請長興李福回  
朝奉押運遠不過一月之程近不過半月之限以漕運  
便利每歲專從此道至北京將及二十餘年至大德七  
年蒙官司招頑西浙上戶造船運糧分撥春秋二運延  
祐以來各造海船大者八九千糧小者二千餘石是以  
海道富盛歲運三百六十萬石供給京師甚為易便迨  
番海船皆從此道貢獻倣效其路矣 國朝洪武三十  
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  
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利始罷海運云 通

膠萊新河

自淮河入河北岍隔一里為支家河可開通經新海至  
安東縣有澳河響水三义俱臨淮可通東則有東連河  
朱家河白家溝七里河流入淮又東鹽場河平望河界  
首河白限河牛洞河車軸河流入海俱宜築塞中有過  
河在淮海之交可置以閘殺水勢西則有沐陽水涵而  
為大湖傳湖又有楊家溝西連河崔家溝古閘河皆為  
入連河水道自支家河至連河海口計三百八十里入  
于海由海州贛榆至山東界歷安東衛石臼所夏河所  
靈山衛膠州瞭頭營至麻灣海口計二百八十里隔馬

家灣五里可以開通經把浪廟新河口店口社陳村小  
南戴高劉家大南王朱社家村至平度州又經窩鋪停  
口大成昌渠小南新河集秦家庄海倉口至大海口計  
三百七十五里大海口至直沽四百里通計一千四百  
三十五里與地志云登萊本海運古道然勢險艱圖稽  
之往蹟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水源出高密縣至膠  
州分為二流北河西流萊之海倉口入海以其自膠抵  
萊故名膠萊蓋元時所浚可避迤東海道數千里之外  
世固未能舉其說也嘉靖十一年巡按御史方遠直巡  
歷<sup>登</sup>萊訪茲遺跡乃檄使采詢直抵淮海始得其詳為圖

表之于是水源之通塞山川之險易道路之遠近開壩  
之廢置若指掌然嗟乎使漕運常通無容議矣萬一有  
梗塞為海運其容已耶海運行則膠萊之故道不可不  
復矣

郡國利病書卷三十六  
穀山筆塵

隋煬帝開通濟渠自東都西苑引穀洛之水達于河又  
自板渚引河水達于汴又自大梁東引汴水入泗達于  
淮又自山陽至揚帝又于達于江於是江淮河汴之水相屬  
而為一矣煬帝又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  
郡又穿江南河自京口至杭州八百里蓋今所用者皆  
其旧迹也夫會通河自濟汶以下江河淮泗通為流一  
則通濟之遺也滹沱御障則永濟之遺也自京口開通  
于濟河則江南之遺也煬帝此舉為其國促數年之祚

而為後世開萬世之利可謂不仁而有功者矣秦皇亦  
然今東起遼陽北至上郡延袤萬里有邊域之利皆非  
長城之墟耶嗟夫此未易與一二淺見者談也

魏州御河即隋煬帝所開永濟渠也今在大名界中東

合晉開運元年滑河決濟之水會為運河猶稱御河

石晉開運元年滑河決侵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

山合于汶水北合河南徙之始也梁山在今壽張東平

之間汶水自東北來與濟水會于梁山之北而決河之

水瀰浸潰溢環梁山而會于汶則宋之所謂梁山

梁矣

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北道斷絕河流南徙東匯于梁山

張澤樂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  
于海南清入淮即今沂泗南流由徐邳入淮之道宋元  
以來未有改也北道自張杖決塞河不復來而入淮之  
一水遂受河之委修南修北去海數百里尚而竭國家  
之力不能制而一之也

賈魯自黃陵南達白茅放于黃堽等口即今賈魯河故  
道也白茅在曹縣黃堽在單縣萬曆丙申黃堽河決由  
賈魯河故道出符離集等處蓋即元人所抵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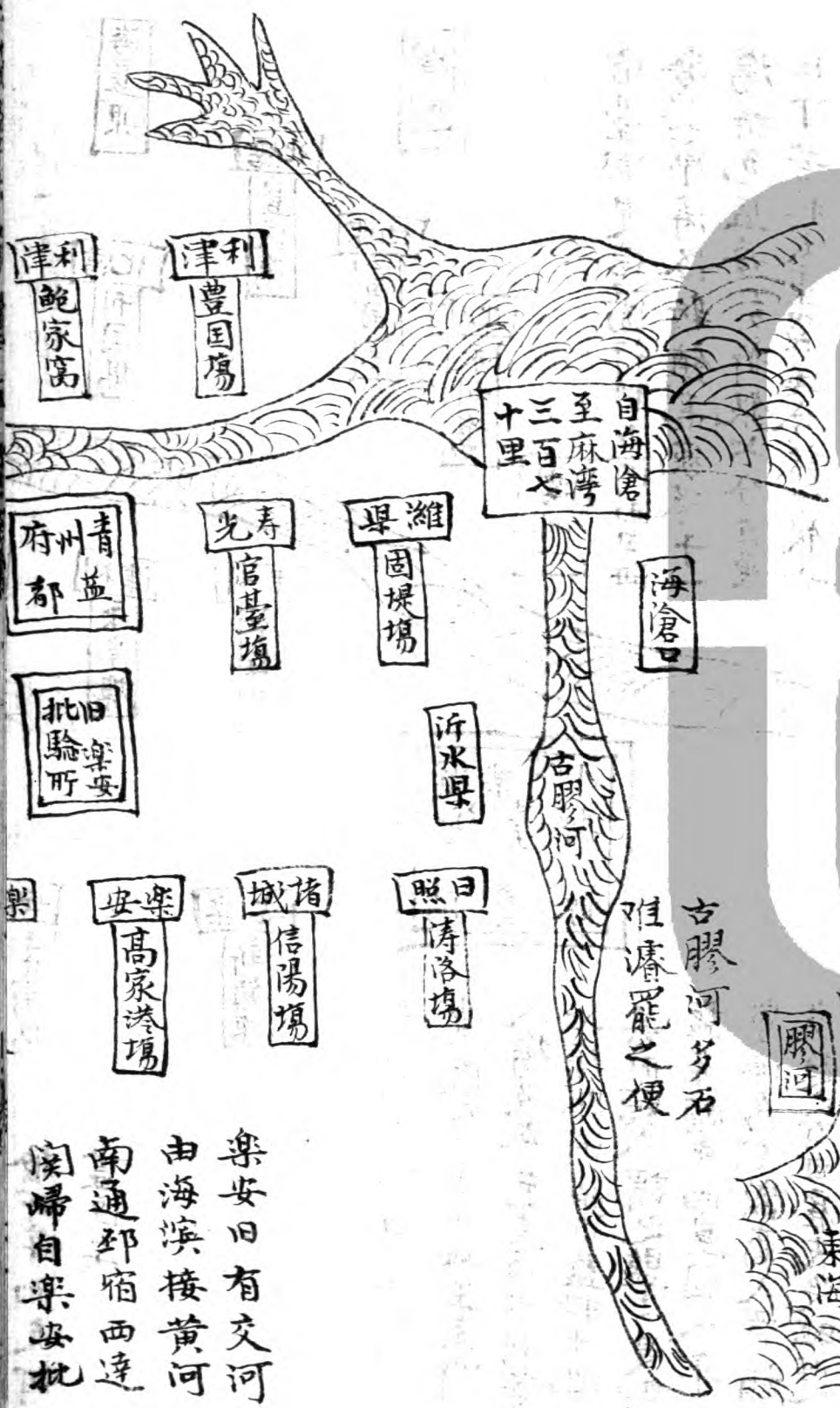
通鑑裴度討李師道請令田弘正自楊州渡河直指揮  
州至陽穀置營弘正奉命自楊州渡河距鄆四十里築

壘師道遣刘悟屯于陽穀夜半還兵天未明抵城下九  
城志陽穀在州西一百三十里者非也去州百三十里  
者乃今陽穀縣在西北陽刘在州正北不應陽刘渡河  
迂至西又轉而東且悟以三鼓還師安得未明即馳百  
三十里此陽穀乃今陽穀店在州北四十里即度所令  
置營地也又弘正奏敗師道兵于東阿注云東阿漢古  
縣唐属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六十里與今舊縣相合  
而舊志載宋時始由阿城遷于南谷審如所紀則唐時  
邑城方在故阿去州百里而遥矣然則南谷有城不至  
宋始遷可徵也

梁晋河上之師德勝楊刘各有南北二城跨河而守皆  
河津要地也晋人初據德勝為梁人所敗東守楊刘王  
彥章跋凝以十萬之師百道進攻迄不能拔而大河之  
險已入于晋矣德勝在濮州境内晋史云德勝口澶州  
地也澶州旧治頓丘天福中徙州跨德勝津已而又作  
浮梁于上是為澶州河橋矣楊刘在東阿北境可六十  
里黄河旧堤隱隱可見墟里人烟久成聚落而二城之  
迹則不可考矣







樂安日有交河  
由海濱接黃河  
南通邳宿西達  
漢歸自樂安批

卷三十六五

山海關



海豐果

化雷 豐民場

化雷 利國場

滄州

化雷 富國場

化雷 永利場

濱州

津利 寧海場

津利 永阜場

安樂 新鎮場

安王家岡場

官臺固堤信陽行村石河西田海  
滄登寧濤洛新鎮高家港十一  
場折色鹽每引折銀七分五厘  
灶丁若折太重累逃今議丁銀六

濱 樂 浦  
分 臺 臺  
司 縣 所

永利：國富國豐國  
豐民永阜寧海王家岡  
八場徵本色支商水利等  
七場距河稍近鹽晒于地  
其形類今謂之鹽：是也  
鹽產頗充而豐國永阜  
寧海為尤盛商人買補  
多趨之有自雇夫役晒運

驗所詳而支河  
盡徑矣

千三百二十兩改復本色正支八萬  
四千三百一十九引額河路未復  
商不便支照附省灶倒支銀五分  
四厘赴豐國等場買補商灶兩便  
十二場歲減徵銀一千七百兩。  
往夕商正支十之五今得十九萬

洛口下流約奔東蒲臺  
利津雷化等處入鹽  
場入海今尚通行亦  
東頗茂  
洛口上流為大清河即濟



卷廿六 六  
者私販之徒亦多出沒其地  
獨王家岡離河甚遠其鹽熟  
于盤其形散今謂之末鹽是  
也商人憚遠亦不樂支  
洛口下流東一支名樂水即洛  
水發源於突泉流大明湖為  
小清河經華不注山會龍山  
河經章丘會濟海沙三河經  
鄒平長山新城會孝婦河  
又東經高苑博與樂安會  
烏河北面馬車瀆入海此  
國初小清河故道也永樂以後  
湮塞不通一治于成化癸巳  
再治于嘉靖癸巳歷治屢屢

水故道上流東河具東  
流等泉久已湮涸近  
議濬五泉建五閘以  
通上流

洛口閘

赤河閘

赤河泉



此河自正支十五里合流下  
九二里為城濬一十  
里不對支  
四十三里一十六里  
十三里

此河自正支十五里合流下  
九二里為城濬一十  
里不對支  
四十三里一十六里  
十三里

卷三十六七

張村閘

長清泉

輝泉

樅山泉

平原泉



東流泉

印州

鹽法志

本司所轄一十九場惟八場徵鹽永利：國農民盡國  
 四場距海稍近鹽曬于地其形類今謂之鹽鹽是也永  
 阜新鎮王家岡寧海四場距海不啻六七十里而遠鹽  
 熬于盤其形散今謂之末鹽是也然煎之：法率以天  
 時為本而成之以人力每歲春夏間天氣晴明取池瀉  
 注盤中煎之盤四角搭為一織葦擲盤上周塗以蜃泥  
 自子至午謂之一伏火凡六軋燒鹽六盤：百斤九六  
 百斤為火引盤一餘二百斤詰旦仍出坑灰推晒亭場  
 間至申俟鹽化浸入灰內仍寔灰于坑以取瀉其試瀉



必以石蓮投之滷中沉而下者為滷滷浮而橫側者為  
半滷滷煎之費道薪必浮而立于滷面者乃置入盤煎  
之頃刻而就将乾仍投以皂角數斤鹽始凝結至于積  
灰則又以年久為良滷水清潤出鹽尤多然久旱則潮  
氣下降土燥而鹽不生花久雨則客水浸溢亭場沾濕  
晒灰又致銷蝕故以灰取滷必雨暘時若而後鹽始豐  
若夫晒鹽之法其取滷則又有灰淋土淋之殊土淋之  
法以畚鍤起鹹灘土曬乾實土池中注水取滷如  
灰淋法每竈各砌磚石為大灑池旭日晴霽挽坑井所  
積滷水滲入池中曝之自辰逮申不煩鑄鑿之力即可

掃鹽以輸官少陰則絕無鹽故海墘之場多晒鹽而  
場去斤鹵遠者多火鹽：品以散為上而鹽次之

晦

夫募商鬻鹽肇自宋雍熙間其法以商輸鬻粟塞下而  
官給之鹽夫亦漢錯遺策也識者韙之 明洪武初  
循用其策以東鹺東專供遠代鬻粟累朝邊計賴焉成化  
間稍更徃故入金鹺司自是飛甌不繼于邊塞其策與  
彼孰多此未易論也蓋不獨鹺已矣東鹺商額較他方  
甚微渺其開中鹽引僅一十二萬餘耳碩有內商有邊  
商必商則報中鹽引于遠代輸鬻粟與金各半之以金  
針每引僅值金一錢又半之內商則轉購鹽引于邊商

藉以鬻餘鹽牟利而鹺司徵其金歲額以兩計凡五萬  
輸之而計部計部復輸而之邊鎮犹存 國初實邊遺  
意焉司計者所宜殫心也

運使甘肅一驥崩鹽河議 查得洛下口流見今上接  
新治大清河通行濱州霑化利津入海以收寧海等八  
鹽場之利為山東梁宋之用並無湮塞無容再議其所  
稱鹽河故道久湮難尋則小清河而一支經流青州等  
府樂安等果海滄等十一場入海者也國初山東鹽河  
有東北二大支其北一支屬洛口蒲臺二批驗所為大  
清河洛口上流自東平坎河口東阿平陰長清齊河而

東入洛口下流經齊東蒲臺濱州霑化利津入海以通  
寧海永阜豐國永利、國富國豐民王家岡等場運鹽  
出入場過蒲臺洛口二關而達運河此鹽河北一支屬  
洛口蒲臺二所而通寧海等八場之鹽利者也其東一  
支屬樂安批驗所為小清河出趵突泉流大明湖經華  
不注山流龍山經章丘流海塔沙三河經鄒平長山新  
城流孝婦河又東經高苑博興流烏河其名烏河者一  
名乾時左傳公與齊侯戰于乾時是也一名時水杜預  
注時水在樂安界臨淄二十五里是也源出益都矮  
槐樹北又有系河者在長山界北二十里源出苑城店

經新城界流烏河而入小清河其名孝婦河者源出並都西顏神鎮三里經雷川長山新城北抵高苑博興樂安東北達高家港又有泔河者在長山縣南二里源出米山自城南流孝婦河而入小清河又有乾溝河者在長山縣西南三十里源出長白山流孝婦河而入小清河其名清沙河者清河一名繡江在章在縣東一里源出貪仙山下合百脉泉東西二脉灣泉西北匯為白雲湖而入小清河沙河在鄒平界西三百步源出大谷山西北而入小清河諸水皆由馬車瀆支脉河澄海口北入海自小清而南上流則為臨淄縣之淄河澠水康浪

水澧水為益都縣之巨洋水為臨朐縣之培水石溝水為沂州之東沭河西沭河沐河湯河為郟城縣之大方湖沂河徑徐州邳宿而達黃河自小清而東下流則為壽光縣之洹河龍泉水王欽水為日照縣之付疇河竹子河大兒莊河在萊州府則為濰縣之濰河雅河浪白河寒促河為昌邑縣之浮康河七溝河為膠州之膠萊河洋河為高密縣之張魯河五龍河白水河為平度州之雲河現河蘇村河黑水激玉泉乳泉為即墨縣之土液泉龍泉為掖縣之南陽河掖河白沙河萬歲河杲村河上官河在登州府則為招遠縣之萬盛河五潤河為

萊陽縣之五龍河陶張河平南河為福山縣之清洋河  
義井河而登萊等府壽光日照等縣各有支河入海此  
鹽河南一支屬樂安批驗所而通海滄高家港等十一  
場之鹽利者也成化以後海滄等十一場支河乾涸商  
旅不行邳州改行淮鹽開歸改行河東樂安批驗所裁  
革而鹽河南一支故道遂日就湮沒無復可尋矣十一  
場竈丁改徵折銀每引七分五厘共徵六千餘兩舍其  
所產微其所乏而灶丁漸累漸逃愈逃愈累無復更生  
之望矣近來開歸分認地方之會議豁折銀後本色仍  
照附有灶丁例五分四厘支商歲減徵銀一千七百兩

而十一場貧灶廢幾少蘇頌十一場水利湮廢灶鹽不  
售所謂洶濕濡沫烏在其能蘇灶也鹽河僅存者北一  
支大清河耳洛口為大清下流齊東縣間有淺處尚無  
湮塞蒲台而下通行濱州利津雷化入海大清上流自  
坎河口築而鹽舟不達于運河至魚山運車三十里上  
船而商人始告病矣運河之水涓滴不入鹽河加以車  
年旱乾商人舍舟從陸而大清又幾廢矣幸蒙 廟堂  
採議浚五泉建五閘以復大清之舊以通寧海等八鹽  
場之利不獨山東舊額五萬兩賴之即梁宋新額一萬  
六千兩亦取辦于此矣但徃以十九場而應今齊梁宋



今以八場而應全齊梁宋源少流濶恐不可繼明問款  
舉益河故道而畫復之誠盛心也且樂安北負海日照  
南負海登萊東海古所謂天府之國齊得十二焉而不  
得收負海之利豈非有其地無其人乎凡有憂國憂民  
之心者不能不拜明問而扼腕也竊念天下之事當興  
天下之人共為之百世之利當為百世之規共興之功  
不必自我出我開其端而俾後人成其績可也效不必  
旦夕計今創其畫而俾後數十年竟其功亦可也蓋民  
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驟語之以興水利必忽為而不信  
今且徹之以除水害驟語之以開河通舟楫必駭為而

懼擾今且引之以通海渠庶幾具有濟乎夫一市之中  
必有一市之濬不然市遇霖雨必于害于一市矣一村  
之內必有一村之濬不然村遇霖雨必害于一村矣况大  
而一邑又大而一郡不通濬不洩下流豈不害于一邑  
一郡哉宜下令各邑畫圖貼說某村之濬以某村為下  
流各郡畫圖貼說某邑之濬以某邑為下流邑各率其  
境內各一市之力通一市之濬合一村之力通一村之  
濬合一邑之力通一邑之濬邑之下流有壅者郡之助  
費以通之而一邑之水害弭矣一邑之故道出矣郡之  
下流有壅者藩司助之費以通之而一郡之水害弭矣

一郡之故道出矣語云禹以四海為壑又云禹盡力于  
海洫善治水有者未有不通下流亦未有不自海洫始也  
古今异宜陵谷變遷凡可通處即為故道誌書所載諸  
水不必泥也凡可入海處即為壑禹之九河不必追也  
時詘舉羸大衆未易輕動苟有海渠以洩下流即可與  
民安堵不必遽望通鹽河興舟楫之利也海渠既通下  
流既洩水害既除故道既出藩司又繪一圖省水德圖  
某郡之水由某邑歸于運河某郡之水由某邑歸于黃  
河某郡之水由某邑歸于海某處下流可蓄應建閘以  
蓄水某處上流有泉可濬應導泉以濟水仍為圖說詔

後之來者近而數年遠而數十年時和萬歲豐物力充  
盛必有能因時立政畫復鹽河之旧以通商盡輸海滄  
諸場之鹽以惠灶盡通山海之利以還先齊民物輻湊  
之甚者矣

三鎮

安平鎮 在充州府南九十里屬充州東平府阿陽穀壽

六年河決本鎮東口為害甚劇命平江南伯陳銳副

都御史劉大夏治之復平勅賜今名蓋取平伯陳銳副

也本鎮駐劄有工部郎中一員汶上東阿各倉快手二

名充用 充州府管河捕務通判一員東平州倉快手二

十名送廳巡捕 壽穀二果主簿衙 壽 荆門 駟 稅 課

局 濮州曹州范果鄆城定陶曹果壽張水次倉 稅 課

穀東阿壽張椿草廠

顏神鎮 在青州府治西南一百八十里地隣新泰萊蕪

護本府通判首領官防守後嘉靖十七年因山寇作亂

西院題請專設本府通判一員駐劄顏神鎮總捕盜賊受

理詞訟嘉靖二十七年青州兵備副使王呈請西院題

准建立石城歲撥新泰萊蕪淄川高苑壽光蒙陰六

果民壯一百五十名 快手六名操練鎮守

景芝鎮在青萊二府所屬安丘高密諸城三縣地界萬曆七年等青州兵備副使周轉論呈都察院題准專設萊州府通判一員駐劄後鎮無論三果土著流寓咸聽於制仍照顏神鎮事例凡本鎮大小詞訟亦從本官受理高密安丘各鎮快手二名民壯十名聽候差撥巡邏

山礦

濟南府

萊蕪縣礦洞一處今封塞完固

兗州府

沂州龍扒山銀礦洞一處在州西九十里土洞一百二十里寶山銀礦洞一處在州西南賈左店

費縣銀礦洞一處在縣西南香城村新莊嶺鉛礦洞一處

嶧縣楊家泉山銀礦洞一處在縣東北楊村

處在果東南黃庄村

滕縣胡嶺山銀礦洞一處在縣東北時村統轄設巡沂州衛千戶等一員帶額團操快壯協同老人并力鄰近地方保衛

青州府

益都縣孟丘山鎮礦洞一處在果西北七十里

顏神鎮老慶師在山銘礦洞一處在南莊村社鹿角山銘礦洞

黃沙嶺鉛礦洞一處在黃嶺社鉅礦洞一處在柏樹社

塞完固各看守義民一名帶領近洞鎗手牌甲日輪十五

莒州洞落山銀礦洞一處桑園銀礦洞一處寶山銀礦洞一處俱封塞完固各

山東

義勇官一員帶領下班團操快壯巡邏看守  
 蒙陰縣封塞完固銀礦洞一處在縣北一百八十里今  
 還看守

臨朐縣嵩山在縣西南七十里與黑山相連出銀礦其  
 白丹砂之類畧水埠銀礦洞一處嘉靖三十年奉明欽差官  
 採三次黑山河銀礦洞一處嘉靖三十年奉明欽差官採

一次樓青山石埠銀礦洞一處一處嘉靖三十年奉明欽差官採  
 一處老猫窩頂銀礦洞一處一處嘉靖三十年奉明欽差官採

固總後義勇官一員督率打手十名并附  
 近總甲二十名鎗手一員

寧登州府  
 一處在州西南九十里一處在州西南九十里一處在州西南九十里

寧海州礦洞一處在州西南九十里一處在州西南九十里一處在州西南九十里

一處在州西南九十里一處在州西南九十里一處在州西南九十里

五處俱封塞完固除編定地方夫役巡邏看守  
 外仍本州巡捕官帶領巡捕人役巡邏看守  
 蓬萊縣蘇道海金礦洞一處在縣正東八十里杏樹海并干嶺  
 港銀礦洞二處在縣西南九十里一處在縣西南九十里一處在縣西南九十里

季委官一員帶領旗軍二十名并地方保甲人等巡邏  
 看守

萊陽縣東關頂銀礦洞一處在縣西北九十里本縣官  
 守

福山縣鉛石礦洞一處在縣西北四十里孫亦洞  
 俱封塞完固各有下班快壯每月輪撥五名中前所軍  
 每月輪撥五名各巡檢司弓兵每月輪撥六名各限道本

該管地方保甲人等巡邏看守  
 招遠縣盧頭清金礦洞一處在縣正南四十里嘉靖四

十五年奉旨差官採取一次雲青頂銀礦洞

一處在果東北五十里指窩銀礦洞一處在果正東五十里紫窩銀礦洞  
 一處在果東北三十里以工礦洞五處俱封塞完固  
 本處差義勇官帶領下班團操快忙巡邏看守  
 樓霞縣礦洞一處在果東北八十里西下亦銀礦洞一處  
 一處在果東北八十里羊屎河銀礦洞一處在果東百里一處在果東八  
 十里白馬亦銀礦洞一處在果東百里一處在果東八十里  
 一處在果東南七十里方山頂銀礦洞一處在果西五十里龐家溝  
 三十五里望海嶺銀礦洞一處在果西七十里黃亦銀礦洞一處在果東北  
 銀礦洞一處在果西七十里黃亦銀礦洞一處在果東北三十里西  
 北十五里於子葫蘆銀礦洞一處在果北六十里以上礦洞共一十二  
 處俱封塞完固除古蹟頂洞係登州營官軍二十名每  
 季輪流防守外其餘俱係地方夫役巡邏看守

文登縣 遮陽山南灘湯村泊金礦洞一處在果正南四  
 十里黃嵐金礦洞一處在果北二十五里桑樹亦銀礦

洞一處在果東二十五里佛兒頂銀礦洞一處在果東  
 南三十里南勝園銀礦洞一處在果正南四十里高南  
 村集北勝家銀礦洞一處在果正南三十里故堽頂後  
 水銀礦洞一處在果正南四十里馬鞍山南豹山汪銀  
 礦洞一處在果正南二十里狗兒坑銀礦洞一處在果  
 東三十里橫山銀礦洞一處在果東四十里李家山  
 銀礦洞一處在果四十里古蹟頂明子溝銀礦洞一  
 處在果東北六十里明子溝瓦王廟銀礦洞一處在果  
 東六十里全家坑銀礦洞一處在果東北八十里全家  
 坑銀礦洞一處在果老池地名離果東北九十里惡石山

喇渣埠銀礦洞一處在果東北一百里林村集後銀礦洞一處在果東北一百二十里溫泉寨後銀礦洞一處在果東北一百里着棋山銀礦洞一處在果東北五十里着棋山光頂小銀礦洞一處在果東北五十里高落頂銀礦洞一處在果正北九十里牛仙上裏口銀礦洞一處在果西北七十里千頂仙頂銀礦洞一處在果東五十里以上礦洞二十三處俱封塞完固各有地方保甲人等巡邏看守

均徭論

均徭之議蓋人：殊矣然嘗考大中丞梁公之議曰有田有租不易之法均徭隨時審編寔兼身家而論若均徭再論田租是正供之外復加重累有庸有租之成法遂盡廢矣今止論身家身徭之所謂丁也家即徭之即所謂門也先明政體然後審編自有條緒若曰據地科差為力即易招議亦鮮是自為得矣如百姓何善哉公之議均徭也蓋地有肥瘠天時有水旱故富商巨賈家累萬金而地止數十畝者徃：有之假令據地富差則力穡務本之民不勝其困而逐末者流反得以倖免矣

然人丁有多寡門則有高下其丁多則衆舉為易其門高則重差可承乃審編官有止報上六則無上三則或三則聊具數戶却無多丁者甚至上：等縣亦無上：則門者自謂以一縣之民冰一縣之差不必苛求上則不知上捺為中是上戶與中戶同力矣中捺為下是中戶與下戶同力矣縱與重差已減力數及編差不足勢必派之下：暗損貧民差徭不均卒之貧者愈進貽累上戶久之富者亦貧矣察其始豈非以上三則人戶皆有勢力者有所畏忌而不敢而下：貧民者無由自直於院道乎然卒至于貧富俱病計亦左矣近歲俱行各

道督編止重身家而嚴冒免之禁徭役視昔年稱均矣繼自今以往惟以身家審編必不得已為之調停亦于地多而門高者酌量加等則貧富適均而差徭無累東土之凋瘵庶其少瘳乎

里甲論

按國初事簡里均閭閻殷富使于十甲輪支其後事煩費冗里胥因而為奸里甲凋敝而輪甲始稱苦矣近議有十甲朋當者有照舊十年輪充者不論丁不論地者有丁地兼派者言人：殊大較酌量州縣衝僻共計歲費幾何立為常則斂之于官而為雇募支銷是為上策



蓋在官則費止于一在民則乘机科派上下交征無名之費且有難顯言者矣但實心撫字者一遵約束無容議矣中材以下徃：用里甲者則以議供之銀約而查盤之法戾也夫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官豈能自足哉原銀大減勢不得不累之民查盤既戾則在委官以別核為賢在州縣以指摘為懼于是有官銀貯庫而陰用里甲者甚至乾沒官銀毒歛以罔上者是法之更也將以使民而反為民病矣近奉 明旨再議里甲公費業已從寬且免其查盤矣各官有仍用里甲者盡法而恭提之將何以自解哉有治人無治法變通宜民則有

司存

許成名小清河記

濟城之陰曰大小清河皆水支流也濟水伏見不常名  
 隨地異按書發于沅溢于滎至于河浮于汶東達于濟  
 入于海濟今之大清河也小清出趵突泉流大明湖經  
 華不注山會龍山河經章丘會洧漂二河經鄒平長山  
 新城會孝婦河又東經高苑博興樂安會烏河北由馬  
 車瀆入于海此兩河之故道也成化癸巳間道塞水溢  
 大叅侯官唐公漢議召飢民數萬濬數百里通舟楫之  
 文廣魚鹽之利得湖田數百頃歷城之有稻寔自茲始  
 迄嘉靖癸巳蓋六十年大清始故而小清之道自博興

而西及清深孝婦諸河皆決塞為厯下之西北百里害  
水盤迴山阜道多梗塞每秋雨暴漲溪澗川奔漂居廬  
災禾稼濟人之憂莫甚焉惟時菴表公來撫茲土乃奮  
然曰水以養人顧以害人治之無道耳吾聞之善治水  
順其性莫與之爭為之委以殺其勢斯轉害為功矣害  
之弗祛惟撫之愆遂自博興達厯下開小清故道幾三  
百里疏鄭黃海分新城之流疏新河殺烏河之勢其消  
深孝婦諸河則浚其塞導其支而樹之防于是諸水悉  
平成注之小清河矣又厯下之西南大清河之北黃岡  
之西舊橋四出迴折八十餘里河旁達曲貫于是諸

路之水咸注之大清河矣夫濟水經緯濟水之墟千餘  
里派析條分驅而之道俾生民無水之虞而反泝其利  
然非抱康濟之蘊篤極惠之誠闡蒸黎之利害山川之  
紀未有能濟者也嗚呼唐起其端而公益大其後上下  
百餘年鴻猷駿功炳々齊魯邈其時亦癸巳若造物相  
之而然者其數々哉苟嗣是有為之紹殆萬世之利也  
竊謂九河失道神禹蹟微而江北充異之區每秋水橫  
發任其泛溢而莫之理畏動寡謀者則誣諸海桑陵谷  
之變而貪功喜事者又鑿以自用而昧水之宜若乃樹  
不可已之功惟仁且智者能之故清河之後三載而民

不困

李開先潔議

東省青濟之間水之大者莫如二清河治者顧後河而先潔何也以其衝要有害用力少而成功多可大清河發源平陰縣南柳溝泉從張秋分流而灌長清齊河至歷城會灤水經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濟州蒲臺利津諸州縣至寧海場達于海小清河發源濟南趵突泉出大明河經華不注山下章丘白雲湖會消潔二河轉而之東過許山洶鄒平長山孝婦河新城會烏河博興高苑至樂安高家港達于海大清河自泰山迤南及西北之

水皆注焉會流至齊東勢方洶湧而齊東之南城角去河不過二三步即陡峻不測之淵是大清河不堪再會灤河蓋會則流益洶湧益衝浸該縣之城使大清河不與灤河會壞亦遲速間耳欲使灤與大清河會流入海不必別開水道但移此城東南一角近內之多隙地為力無難有借言壞城者不可聽也况灤水止令一半由柳塘口薛渡口陳愷溝會于大清河計勢似無不容非全以灤水使之會大清河遂水之性也小清河自省城迤東青州迤西諸山之水皆注焉今灤水白雲湖消河之水皆徑入大清不復入小清惟灤河之水今為小清之

源自柳塘口以西之小清遂廢惟東會許山泊岔河孝婦河烏河漢縣河諸水入海中間小海曲瀾尚不知有幾洶湧之勢比之大清稍次然在大清不為害在小清則甚為之害者蓋大清河深而濶足以容之也小清河淺而窄不足以容之也故小清一遇山水時發不南決鄒平長山新城則北決青城博興高苑河北有地則欵南決河南有地則欵北決盜開構訟以鄰為壑殆無虛日漂水在今謂之不導亦可故今不獨治漂水云耳其許山泊岔河孝婦河烏河漢縣河諸水併治之惟在折築小清使之寬大高深足以有容而已蓋漂許岔孝烏漢

縣上流俱各寬大今反注于小勢轉淺窄安得不決清故小清必使大于諸水而後能受今小清底僅寬三丈口面僅寬四丈倘得小清折移一邊使底約寬二十將丈口面約寬三十丈如大清規模自柳塘折築小清分漂水一半之東又開柳塘使漂水一半之西可保漂水永為不害矣或者又謂小清雖開無益夫漂水不東謂之無益方可然現漂雖深不盈尺亦向東流是為害者特窄淺不容非不能流也但開柳塘使漂水之西則小清不必折築亦不為害此但能除鄒平青城之害而不能除長山新城博興高苑之害且反為齊東章丘貽無

窮之害矣鄒平青城當漂水東去之上流漂水既西則一縣安枕雖有許山泊岔河二水不之為慮而長山新城博興高苑仍有孝婦烏河漢驂諸水入小清又不免乎衝決是害犹存十分之七故能折築小清則孝婦烏河漢驂諸水併治之矣是口迤東起至樂安止如此而又開柳塘使漂水西分仍有河決之患未之聞也今之議者皆云柳塘一開則漂水不為鄒長新青博高六縣之害是也但不念章丘齊東皆居下流陳愷海至齊東門外方入大清該縣東南城角實隣之又陳愷海并柳塘迤西至薛渡地方河與海俱小絕無隄防之固萬一水

俱之西憑何障蔽反使章丘齊東桑麻之地為魚鱉之場故欲開此口必先將齊東南城角移築進內多隙地不必別開水道致逆水性反滋泛濫城治然後開陳愷海次及薛渡柳塘旧小清則河與海與城既治然後可開柳塘以分漂水之勢折築小清河者仍使漂水一半之東其由柳塘西過章丘地入齊東亦不過一半耳彼此兼得可無大患折築小清是又兼治柳塘薛渡二口及陳愷海齊東城水害之一策也不然章丘之害猶可言也齊東之害不可言也可畏也哉大清小清之河既不相會各徑入海為今之計惟折築小清導漂水

使之東可也柳塘似不必開但水無有不下柳塘迤東  
漂水雖流而性緩則易壅柳塘迤西若開其流必急  
急則易瀉東西高下之勢于此可見昔人治漂水清河  
白雲湖徑入大清河者豈無見于拆築小清哉蓋因其  
勢而利導之也故開柳塘者如昔人引漂水清河白雲  
湖徑入大清之例而不盡令漂水入大清者蓋為齊東  
縣城計也其拆築小清者又併治諸水而不專為一漂  
也然則一開柳塘一拆築小清功可偏廢乎統而觀之  
柳塘一開而漂水分小清再拓而漂水順開柳塘所以  
為拓小清之漸也拓小清所以為并治孝婦諸河之本

也與其全歸漂水于一河孰若兩分其勢之為便與其  
獨惜齊東之一城孰若不貽鄒平以東諸縣之害之為  
愈建久安之治也者當酌輕重之宜圖長遠之規者宜  
審緩急之勢除民害而後興民利有治人而後舉治法  
誠得人以綜理之為萬世計而不顧一時為萬民計而  
不徇一邑倣禹跡之旧相水勢之宜均夫役之勞平工  
料之費樹榆柳以作隄防通溝渠以時蓄蓄洩暫費而  
水寧一勞而久佚然非先治漂水吾恐終有害而勞無  
功矣故治漂而議亦先漂作漂議

王遴漂河議

漯河載史古稱禹功今既失其故道為害地方茲欲動眾費財以疏治之其事非小若懸想遙度止憑眾論恐不如親見之為真乃督同章丘縣知縣董文宗及鄒平縣生員孫悌等鄉民王守正等親自鄒平縣迤北小清河岸至章丘縣柳塘口紀家口薛渡口陳愷海麻姑棠齊東縣沿河一帶逐一詢及土居父老并質以平日所見所聞頗得梗槩該府原呈據知縣潘德元申謂柳塘口塞誠為鄒平等縣之害而小清河之開亦非失計以大勢言之委為確論但議欲止開柳塘口而謂小清河已經開浚謂薛渡口陳愷海以北惟加疏浚之功則言

之太易殊非萬全之道也以職之愚柳塘口固不可不開小清河亦不可不再開：柳塘口不過一夫之力耳而柳塘口迤西至薛渡口轉北由陳愷海至齊東縣并該縣之城又不可不預為之備開柳塘固是而小清河若不再加開浚則漯水勢必俱折而之西萬一洶湧浩蕩薛渡口陳愷溝不能容納齊東縣城不能支持必貽章丘齊東之害故今欲治漯水必兩分其勢一由柳塘口至齊東縣一由小清河至樂安縣並舉其功斯永無後患矣議者欲開紀家口但紀家口原無故道未免議買民田若勢成則便欲加罪于侵占阻撓之人但柳



塘口故道俱在原本未被侵開時即開若樊萊等則無辜斯二者一當決擇一寬恕無不可也

按大清河發源二平陰縣南之柳溝泉由東平州北門外過西折而之東北夏秋運河泛溢張秋迤南東岸有減水閘一座減出有餘之水與之相會經由東阿縣北平陰縣北長清縣北齊河縣東歷城縣北濟陽縣南齊東縣北以下仍約有百餘里入海是大清河自泰山迤南迤北迤西諸山之水皆注焉會流至齊東縣其勢之洶湧不言可知而齊東縣東城北一角去河岸不過二三步即陡峻不測之淵是大清河不堪再會漯河蓋會

則流益洶湧城益衝塌然以職之愚計之該縣之城使大清河不會漯河亦壞特遲速間耳以城去水甚近甚峻而崩則不可支矣故今欲使漯河與大清河會流入海不必別開水道但移此城東北一角近內多隙地功省易成惜言于壞城者謀可沮也况漯水止令一半由柳塘又薛渡口陳愷消會于大清河計勢似無不容非全令漯水使之會大清河強之以所不堪也

按小清河發源于歷城縣之漯水東過章丘經白雲湖會清河漯河過鄒平陰會嶺山坡岔河過長山會孝婦河過新城會烏河漢韓河由博興高苑樂安以下亦約有

百餘里入海是小清河由省城迤東青州迤西諸山之  
小皆注焉今濼水白雲湖消河之水皆徑入大清河不  
復入小清河惟濼河之水今為小清河之源自柳塘口  
迤西之小清河遂廢惟東會許山坡岔河孝婦河烏河  
漢驂河諸水入海中間小海曲澗尚不知有幾其勢之  
洶湧比之大清河稍次然在大清河不為患在小清河  
則甚為害者蓋大清河深而濶足以容之也小清河淺  
而窄不足以容之也故小清河一遇山水時發不南決  
鄒平長山新城則北決青城博興高苑河北有地則  
南決河南有地則北決盜開構訟以鄰為壑殆無虛

日濼水之在今日謂之不濼亦可故今不獨治濼水且  
併治許山坡岔河孝婦河烏河漢驂河諸水併治之策  
維何在拆築小清河使之寬大高深足以有容而已蓋  
濼河許山坡岔河孝婦河烏河漢驂河上流俱各寬大  
今反注于小清河勢轉淺窄安得不決故小清河必使  
大于諸水而後能受今看得小清河底僅寬三丈口面  
僅寬四丈偶得將小清河拆移一邊使底約寬二十丈  
口面約寬三十丈一如大清河規模自柳塘口迤東起  
至濼安縣止如此而又開柳塘口使濼水西分仍有河  
決之患未之信也

按柳塘口今之議者皆云此口一開則漂水不為鄒平長山新城博興高苑之害是也但不念章丘齊東皆居下流陳愷海至齊東縣東門外方入大清河該縣東南城角寔鄒之又陳愷溝併柳塘口迤西至薛渡口地方河與海供小絕無隄防之固萬一水俱之西憑何障蔽反使章丘齊東桑麻之地為魚鱉之場而城池又于保倉庫官民可守故今欲開此口必先將齊東縣東南城角移築進內多隙地不必別開水道致遂水性反滋泛濫且功省易成城既治然後開陳愷溝陳海愷既開然後開薛渡口至柳塘口曰小清河：與海與城既治然

後可開柳塘口以分漂水之勢夫既拆築小清河漂分水一半之東又開柳塘口使漂水一半之西職不倭可保漂水永不為害

按議者又謂小清河雖開無益夫漂水不東謂之無益方可職觀漂水雖深不盈尺亦向東流是為害者特窄淺不能非不能流也使其寬濶有容必不能為害

按議者又謂但開柳塘口使漂水之西則小清河不必拆築亦不為害然此但能除鄒平青城之害而不能除長山新城博興高苑之害且反為章丘齊東貽無窮之害蓋鄒平青城當漂水東去之上流漂水既西則二縣

安枕雖有沂山坡岔河二水不足為慮而長山新城博興高苑仍有孝婦河烏河漢轅河諸水入小清河又不免于衝決是害猶存十之七八故能拆築小清河則孝婦烏河漢轅河諸水併治之矣豈獨治漯水哉拆築小清河者欲仍使漯水一半之東庶漯水由柳塘口西過章丘北入齊東亦不過一半彼此兼得可無大害職敢謂拆築小清河是又治柳塘口薛渡口陳愷濬齊東城水害之一策也不然章丘之害就可言也齊東之害不可言也均為吾民可不深念之哉

按議者又謂漯水漯水其始俱入小清河由陳愷濬入

大清河方達于海陳愷濬乃小清河故道柳塘口迤東名為新河非小清河也今治漯水但開其故道而已經曰滄濟漯而注之海是也觀章丘縣志有小清河東入大清河之文河証然以職之愚斷之為此說者其鄒平等縣也非章丘齊東之人職即查得章丘縣志內云也

小清河至柳塘口又東入大清河竊詳又東二字而陳愷濬則在柳塘口之西是陳愷濬非小清河故道甚明安得引以為証又查得齊東縣志謂陳愷濬為減水河蓋減消河白雲湖之水入大清河使不為害陳愷濬者俗稱也先止李文達公有開減水河記是陳愷濬肇自

成化元年已前則無陳愷濟非小清河故道又明章丘縣志可証而齊東縣志與減水河記不可証印職又竟章丘縣志所謂小清河東入大清河之說今按地形絕無踪跡可考訪之故老亦云小清河之自東獨向東行不入大清河又考之山東摠志亦云大清小清二河各徑入海夫摠志成于衆論不知志章丘縣者果何所見也小清河既自東獨東行其云會于大清河者又無踪跡可考然則名小清河為新河謂陳愷濟為小清河故道者職固曰其鄒平等縣也非章丘齊東之人也按議者又謂大清小清二河既不相會各徑入海為今

之計惟拆築小清河蕝漂水使之東可也柳塘口似不必開是矣但水性好下柳塘口迤東漂水雖流而性緩緩則易壅柳塘口迤西若開其流當急：則易瀉是東西高下之勢可見昔人治漂水消河白雲湖徑入大河者豈無見于拆築小清河哉蓋因勢而利導之也故今欲開柳塘口者一如昔人引漂水消河白雲湖徑入大清河之例而不盡令漂水入大清河者蓋為齊東縣城深計也其拆築小清河者又併治諸水而不專為漂水然則一開柳塘口一拆築小清河功可偏廢乎按拆築小清河夫以萬人功計百日鄒平長山新城青

城博興高苑樂安入縣共派仍須濟南府發銀二千兩  
青州府發銀二千兩接濟

按開柳塘口至薛渡口開陳愷海至齊東縣并移築齊  
東：北角東南角二處城垣夫以萬人功計百日齊東

章丘萊蕪長山淄川齊河禹城濟陽歷城平原十縣共  
派仍須請撫院發銀二千兩按院發銀二千兩接濟

按有治人無治法古今定論潔水旧稱禹功為今之計  
不動衆不用財則不能治然動用財而不得人以綜衆

理為亦用見底績所深望者撫二院大作張主藩臬之  
長并百爾君子協心共贊不為一己之謀而有天下之

慮不為一時之計而有久遠之圖勿惜費勿畏難選擇

委任使其人畢力竭粟如其不效以極繇之罪：之彼

何辭焉若曰暫為調停補其隙漏苟且偷安潔水之害

終在坐視民溺職維至愚極陋萬：知其不可也

郡國利病書卷三

章丘縣 楊循吉志

漢文四年封齊悼惠王子安為陽丘侯景四年國除為陽丘縣屬濟南郡又置菅縣朝陽縣獮縣後漢省陽丘菅獮三縣入東朝陽屬濟南國晉屬樂安國宋去東字改曰朝陽屬濟南郡析置衛國縣屬頓丘郡北齊天保七年廢東朝陽置高唐縣于女郎山之南因漢黃巾城也隋開皇十六年以博州亦有高唐改為章丘取縣北山章丘為名隸齊郡改衛國曰亭山又析置朝陽十八年改朝陽為臨濟又置菅城大業初復省唐武德三年

隸譚州貞觀元年改齊州屬濟南郡元和十三年省亭  
 山入章丘宋咸平四年廢臨濟為鎮景德三年置清平  
 軍于縣北熙寧三年廢軍仍為縣屬濟南府金因之元  
 隸濟南路 國朝隸濟南府

女郎山在縣北一里三齊記云章亥有三女溺死塋此  
 故名高塚見存或云子張之墓非章女也又云非魯子  
 張乃齊匡章子也未詳孰是山巔有三陽洞深遠可游  
 憩相傳昔葆光子于此學道焉

危山在縣西南四十里寰宇記漢景帝三年齊孝王與  
 吳楚通謀自殺塋于此墓在山巔今人呼為鐵墓是也

六鄉惟東錦川最大其地近長白山產薪炭亦多園林  
 富于梨棗其次則明秀人皆錯南山內外而居多櫛材  
 可以構室而錦川為諸水所匯有菱藕蘆葦之利清平  
 多植桑善飼蚕能織紗絹下三鄉地宜棉花此諸鄉之  
 大略也

章丘之民資有三其土壤高厚足以展耒耜其川澤長  
 廣足以容網罟其山林高深足以供斧斤而又加之以  
 勤儉樂本畏非恥犯是故物阜而貨足亦犹地利人力  
 之兼濟云耳然而民間固有目視豐獲而腹不能得飽  
 手執條桑而身不得煖者挽車傭作僅自給甚至流



離徙易固多有焉此則上之人所當撫摩惠愛哀其困乏而不當以邑之豐產槩觀也

章丘縣

條編之法始于歸安茅公其詳具便民十議中而余竊識其畧有三一不審均徭二不設里甲三不貪頭役夫既有均徭則不能無陞擦既有陞擦則不能無重差公曰任人不如任地而移上等之差銀悉入于地既有里甲則不能無支銷既有支銷則不能無旁費公勞曰民不如勞吏而草見年之供應悉責之吏頭既後有則不能無收解既有收解則不能無包賠添陞之勞費公曰民之費十官之費一而改一切之頭役悉隸之召募且非徒此也富戶地多貧戶地少富者固不願貧者亦不

至拂其願効勞一年超參十年効勞固苦超參亦不至負其苦日入：庫日出：庫忠寔者固自不作奸頑猾者亦自不能作奸民自辦租納糧之外不知城市為何地官自聽讞問俗之餘不知百姓為何狀蓋至今十年幾矣閭閻殷富地價騰貴然則所謂有治無人治法者豈通論哉

閭廂士民雜居商賈輻輳俗營机利閭多駟儉武斷之奸西錦平原曠野宜五穀稍西則白雲湖

德府子稱地也折而北為下三地宜木棉折而東北即清平鄉地宜桑蚕成織紗絹為利頗不貲獨漯河遇秋

水時至小有泛漲稍南則東錦近長白山：產薪炭富黎東消河上下宜稻藕菱芡蒲葦不通舟楫為碓磴所碍然碓磴之利不减舟楫又所折而西南為明秀民夾南山而居山多出文石煤炭桃栗之藪又多櫛材巨可構室細可供爨

新城縣

知縣胡應鳴小清河議

新城巨害莫甚于小清蓋小清一河界于高傅梁安諸處非若大清之天造地設可以蓄洩諸水而此河鑿于人力自濟南逶迤東流百里至新城始大橫亘城之東西其上有烏河滂溜河東注之澗山孝婦河西注之黃土涯鄭潢海中注之每遇秋霖並以南山七十餘川之水奔灌北河舊有三空橋東洩河流支脉北殺水勢今被高傅二邑塞三空橋為居民填支脉海沃為壤加以彼縣協力綠河捍擁以致新城迹水八里諸處匯為四

大湖泊周匝五十餘里民居淹沒禾稼一空以致逃亡殆盡催征多逋撫按往：差官踏看發金疏鑿徒費不貲迄無成功揆厥害原良田高博諸縣謀利固堤以病鄰新城羸：而待斃譬人之飲食然日納而不洩必成蠱脹積久不治雖盧扁無以善其後矣

青州府推官陳珪小清河議

本職自奉委以來晝夜思索以為此舉係一方利病萬姓安危必洞識其要深得其肯綮而後可以建議乃自樂安草橋迤清小河而上歷博興高苑新城長山鄒平至章丘縣清清河而止又沿清河而下至齊東青城蒲臺

縣界周迴數百里間周覽其形勝窮究其原委所至必集士民而詢訪之乃頗得其梗槩始知前此各縣畫圖皆不能得要領所以謬妄紛紛迄無定論大約高苑等縣水患由章丘之東有漯河一條流二十五里至小清河故道柳塘口橫過淤河而直趨鄒平以下高苑以上之駕鶴灣則溢為泛濫橫流為諸邑之害最甚次則青陽驛後之澗山泊鄒平縣西之沙河縣東之白條溝皆受章丘鄒平一帶山壑之水下注小清河至朱家溝之夏旺口下流淤塞乃決岸而西亦會于駕鶴灣日時小民無識為堰于灣之下水既有源勢不能捍則橫衝小

清河之北岸而入小清河故道流二十里至刘家口又橫決北岸而出以汎濫于數邑之地又次則清沙泊之水亦決故河而入乃決北岸而出為蔡家口諸水輳合滙為巨浸一望無際此高苑等三縣之所以受害也蓋自龍山驛而東環章丘鄒平東南皆山也諸山譬則屋之脊也山下諸水譬則屋上瓦隴間之水也小清河譬則簷前瓦口橫盛滴水簡槽也親新城長山高苑博興樂安之地譬則人家之遮遮院也今小清河淤塞譬則簡槽中有物作梗而瓦水溢出流滿于庭院矣若開濬小清河之故道是剔去簡槽中之物而瓦口之水由簡槽而

江于當注之地又將漯河導入清河是簡槽所受不到之水當于屋上虛脊去處為夾溝斜出使從外注不為庭院中之害也夫小清河故道志謂齊列豫導濟南酌爰泉東行至樂安入海今自樂安遡河而上至章丘之清河薛渡口止見小清河兩岸一面橫受章丘鄒平長山等縣群山萬壑之水南岸地高北岸地卑此河橫亘其中延袤數百里名雖與大清配然其實大清乃濟水故道天地生成之河小清乃人力所為二河淺深廣狹俱不相敵大清深入地下四五丈濶將二三十丈小清兩岸僅三丈許深底在平地上水由地上行兩邊為堤

以東之今填淤平滿河底將高過平地五六尺矣所以  
決即為害也凡水上流既決則下流必淤下流既淤則  
上流愈決淤決相尋堙塞日甚而河遂不通矣此河不  
通則無以受諸山之水由南岸之高馮北岍之卑建瓴  
而下高博諸縣胡為乎其不受害也今必開通此河水  
患斯免考之國志成化癸巳都憲牟公亦嘗批濬此河  
樂安自直抵而下一以洩水一以通舟大學士列公瑀  
記之後又淤塞而章丘以上諸山之水直越小清故道  
而趨大清以入海惟章丘白雲湖最潤一過大雨即溢  
于小清而入于大清即今之清河是已大學士李公賢

也今為之計清河既入大清矣則清河以西固不必開  
惟清河以東八里許為漯河較諸河為大發源于鄒平  
之會仙山北流至高家庄橫注而下二十里許則汎濫  
瀰漫至駕鴨灣而與諸水合滙為巨浸其害居諸水之  
半此河旧亦由高家庄入小清今自高家庄遡河岍而  
上止八里許曰紀家口乃漯河西決之旧口也西望清  
河之薛渡口僅五里許自此至彼地势趨下徑三里許  
為常家庄小清故道猶有存者又二里許即薛渡口為  
清河矣漯河由紀家口開通入薛渡口與清河合流而  
入大清其勢甚便清河至齊東縣入大清河處深而且

濶奔駛無滯號為陳海溝足以容水而不為民害中徑  
麻姑堂上下倘有淺澁處則疏濬之可也詢之柳塘口  
居民僉謂漯河水汎時姑未言下流之害但自紀家口  
而岸言之東決則由袁家口入潘家灣瀦于澠山泊而  
河東之民受害西決則由紀家口瀰滿平地浸于柳塘  
口決于常家庄而河西之民受害修堤築口歲無虛日  
今若由此而開入大清則非惟下流高苑等縣之民  
可以免害而章丘清平等縣之民亦免于墊溺之患  
矣然自常家庄而下二里係小清河故道其上三里濶  
四丈許係民有稅田地當何如曰柳塘口舊閘東西

皆有小清故道西至常家庄五里東至新橋十八里淤  
為沃壤民皆耕種今不追其花利但使之承受所占民  
地之稅糧其孰不從至于地價或以官銀給之或以小  
清之故道加倍償之亦孰不願漯河之水既入于大清  
河則柳塘口旧南慶高家庄以東至許山泊之消河溝  
二十里淤平之故道俱可棄不必開自消海而下小清  
受澠山泊之水東行二十里至王亮口子而北決流于  
駕鴨灣此二十里淺澁當浚深三四尺自王亮口起至  
開河口五里許皆淤塞當掘深七八尺開河口乃受沙  
河之水自鄒平縣西南來入小清東行至閻家橋二即

廟前會白條溝之水流至旧口約二十里許此淺溢當  
浚深三四尺又沙河經鄒平縣西關而北入于小清地  
止五里名為開河據本處人民告稱水漲之時東決則  
由戴家口而漫流西決則由蕭家庄而漫流鄒平縣浮  
石等數庄之民皆受其害而亟欲浚之然其深不過再  
用三四尺夫自許山泊之清河溝起至白條溝之旧口  
止通計有水而淺者四十五里無水而淤者五里此鄒  
平地方當後鄒平縣夫開之可自免其縣之水患也自  
白條溝之旧口至朱家灣之夏旺口計七八里水深不  
必再開自夏旺口起至陶塘此三十里淤塞殊甚當挑

挑深一丈闊四丈使水循故道長山縣之水患可免矣  
自陶塘口至劉家口計十五里此駕鴨灣水衝小清北  
岸而入至劉家口而出自劉家口至蔡家口五里南岸  
口子受清沙泊水此二十里有水而淺當浚深三四尺  
自蔡家口至岔河口十七里皆淤涸當挑浚七八尺此  
岔河乃孝婦河自顏神鎮受諸水流至此入小清河遇  
下流壅塞乃決而北注為害甚大自岔河口至烏口而  
而止約五十里大約分為三等西頭十里淤甚為上等  
當挑一丈中間三十里次之為中等當挑七尺東頭十  
里又次之為下等當挑四尺使與烏河身相平水不



倒流是矣烏河之口為博興之灣頭自此以下烏河之水循小清故道而流兩不為害但自樂安縣石辛鎮而下至海口二百里河身僅三文許水深止六七尺其間兩岸口子不下三四十處出入無定須俟上流河通下流水落之時有口所當築堤所當修淤所當浚者再行計議者也夫漯河既改小清既通水患固可免矣然駕鶴灣與馬家泊皆聚水之處天雨連綿汎漲為害又如之何曰駕鴨灣在上流則入于馬家泊馬家泊在河之低岸水不能上入于小清故旧有支脉海延亘三縣至樂安小清而入海此天地生成之海使洩諸泊之水也

然在高苑博興境內者今已沒于巨浸之中其在樂安境者已淤為民田長百餘里不必復開須待河道水涸之後尋其近便小清去處名為滄海者徐議浚之使有以洩諸泊之水于小清是矣再觀陶塘口以下至烏河口南岸為新城地方北岸為高苑博興地方水由中行南決則新城受害北決則高博受害故小清水溢之時南岸之民偷開北岸徑、殺人致訟勢之使然無足怪者然南岸地高故水溢雖決而進水退則淤而肥利害相當惟北岸地卑故水一決而遂聚經年不消所以浸淫數百里貽害五六年而民不聊生矣愚民無所知識

往：只與水爭故高苑之民則于陶塘口為堰以捍駕鴨灣之水及其既潰則又為堰于馬家泊之上亦崩決而不能禦博興樂安之民亦然每縣界上俱有過水之堰所謂以鄰國為壑者也又新城高苑之間小清決口數十皆為月堤以助之修築之勞迄無虛歲所謂補塞穉漏者也然隨修隨廢前此命官估計惟會計此耳不知歲廢若干縉而兩岸之民盜決河防互相爭鬪不知殺死若干命至今訟者紛然可為流涕茲誠開小清水循故道而不為患堰可不必修堤可不必築民可不必爭訟可不必聽矣所謂一勞而永逸者也

長清縣

清地周回四百里路當八衝溝渠沙溜水口小橋不可勝數此特志其周行者耳至若沙河門頭與張村兩門之建有可議者蓋會通河勢深隘列堤障流建閘壅水以時啓閉而舟楫有攸利矣若大清則河岸俱為平地既無堤以來其橫流一遇石閘衝激則怒濤澎湃洋溢出昔之平地今為巨浸而閘反置之沙地竟何益哉况議建兩閘要求盭運之通耳然盭運與漕運不同水勢泛漲則巨艇舳舻相望而進如水勢稍淺則舳舻小舟隨地起撥即舟行罔利而大車小車陸路次發蓋自洛

郡國和嶽書 卷之三  
口達於張秋途非修阻水陸相為運用勢可通融非若  
糧運專賴于漕河也今恣鉅萬之費以興無益之工謂  
之何哉

東阿縣

邑境之渠有龍溪有大清河有會通河有黃河故  
瀆有小鹽河有瓠子故瀆有馬頰口

龍溪者即東南山中諸泉水也城在西山之間諸泉水  
會于楮村並西山北流穿城而過至旧城之南入大清  
河以其或出狼泉故名狼溪邑今為其名不馴改曰龍  
溪龍溪者出洪範龍池也水經曰狼水出東南大檻山  
逕穀城西：流泉出城東近山逕穀城北西注狼水以  
其流西故即名為溪水不盈數尺冷：流石間清澈可  
玩榮廵二十餘里而岸植柳宛如畫圖惟雨水暴至常

深數丈然亦崇不朝也按水經集所紀狼溪西流二水與今不同豈當時穀城在溪東岸自後魏至今千有餘年

大清河者故濟瀆也禹貢導沅水東流為濟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考之水經濟水至橐氏分而為二其東北流者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過蛇丘無鹽之境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二水合流又北過須昌縣西又東北過魚山東左會馬頰水馬頰者濟之支津也又北逢清亭東又北逢穀城縣西又北逢周首亭西又北逢臨邑縣東臨邑者王莽謂之穀城亭又北逢平陰盧縣西又

東北灤水出焉灤水者濟南之突泉也謂之水清河濟水伏流至是而出與大清合而皆為謂之濟蓋大清為濟正瀆挾汶水入海故漢以前不謂之汶而謂之濟杜佑曰濟水自王莽末渠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濟南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實荷澤汶水合流因旧名称濟非濟水也至漢以來汶所由道則自岡城西南流至汶上之北四汶口又西北流過東阿縣西又東北流五百里入于海至元二十年開濟州河渠過汶入洗至任城會源而分會源閘者今濟寧天井閘也會源閘之水分而北流者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自東阿之戴家

廟西旺湖薛家橋入于大清河以通海運而其上流出東平界者但言其北流入海而不著所由當亦入濟故竇無疑矣其後開會通河自安民山達于臨清而汶水始會于漳不由濟竇入海故元初海運謂之引汶入濟濟者濟故道也其後開會通河謂之引汶絕濟絕濟者濟為漕河所遏不得東也而大清河自漢以來不謂之濟而謂之汶矣及考今河流其源出東平東北蘆山之陽謂之蘆泉合東山諸泉水西南流迤東平城北而坎河水從南來會之坎河者汶之下流也 國初開元故會通河于坎河之南築戴村壩汶過水流北之道

使南入于運然每秋水泛溢決戴村壩而西至東平城南又折而西北入于大清河歷邑境之西南流至魚山南龐家口小蘆河水從西來注之小蘆河者運河所出汶支流也汶水由戴村壩南流迤汶上之北至南旺而分其分而北者由沙灣五空橋洩之而東與黑龍潭水合流至龐家口而入大清河也大清河又西迤魚山而北迤舊城西龍溪水從南來注之又東北迤艾山滑口而入平陰境又東北由長清齊河過濟南之北至利津入海也春夏旱暵坎河水西來者少則蘆泉諸水獨行大清之渠以會沙灣諸流故今所謂大清河者第得

汶之首尾而寔以東平諸泉由濟故瀆入海蓋亦不得專謂之汶矣海上諸鬻鹽者至濼口放閘由大清河而上泊于魚山又南則由渠至于東平西則由小鹽河而至于張秋故大清謂之鹽河夫以數百里之渠閘國計要害而名乃不考非所以察地理之宜而原本古今也故詳著之

小鹽河者古之馬頰故道也馬頰濟之支津水經注曰濟水至壽張分為二水其支津西北出謂之馬頰馬頰水首受濟西北流歷安民山北又迤桃城東又東北迤魚山南東注于濟謂之馬頰口又曰濟水至魚山南左

與馬頰水合今小鹽河龐家口在魚山南入大清而上流壽張界中有馬頰故道故以為小鹽河也按宋河渠志沿河州郡各于要害下埽鄆州有六埽嶗山子路張秋居其三此三埽者皆小鹽河所經則小鹽河故宋時河道也正統弘治之間河決張秋皆由小鹽河入大清張秋東堤既塞其地湧泉如線南流數百步滙而為淵方數十畝謂之黑龍潭通政韓公築山其上命曰戊巳堤黑龍潭之水絕之于渠其稍東出由決河故道東流至陳琦口北而與沙灣五空橋之水合而北流迨李運開山至魚山之南入大清河其水涵浸洩決平時不通

舟楫雨水泛漲則魚山蓋舟稍上至于張秋不能上則至魚山而止故謂之小蓋河黑龍潭者一名河平泉往即中楊旦常飲酒其水以廣顯惠廟風雨大至舟皆覆沒不敢酒故俗以為海口龍淵其寔河水所軋而成焉者耶

會通河在邑西六十里按元史海運之法自任城會源南導汶水北流入清濟故瀆由東阿旧城至于利津入海已以海口沙壅江淮糧運皆至東阿起陸運至臨清下御漳北上其後會通河成乃建都水分監于東阿之景德鎮自安山直屬御漳而東阿之運罷 國朝開元

會通故道其在邑境者北至荆門上閘與陽穀界接南至沙灣與壽張界接長凡二十里而安平鎮居其中正統十三年河決汴梁東北趨漕潰沙灣東堤由大清河入海都御史徐有貞塞之先疏其上流起張秋金隄至于范濮以達河沁命曰廣濟渠：口為閘堰其水以入于漕命曰通源閘而于其東岸洩之大清又于東平戴家廟為閘三空疏濟水故道洩之大清其後僉事劉進修沙灣東岸石堤副使陳善修張秋東岸石堤弘治初年河徙汴北分為二支其一由黃陵岡至張秋入漕與汶水合而北上未幾大雨遂潰張秋東堤絕流而過由小

鹽河入大清以達于海而漕河中竭南北道阻于是遣都御史劉大夏等治之築張秋東堤以塞其決而張秋之南岸又為五空石堤出其水洩之大清至至無河患矣詳見大學士徐溥王鏊李東陽徐有貞碑記

黃河故道在縣北四十里從西南陽穀界中來迤銅城南又東迤清冷口又東迤凌山又東北迤楊劉之南又東北入長清界考之水經河水自范縣東北流迤東阿縣故城西歷礪礪莊平臨邑之境東北流注臨邑礪礪皆在今長清平陰界上所謂東阿故城者即今阿城洵矣自宋以前河在今邑之北楊劉為津口其後周顯德

中河決楊劉離而為赤河不復故道其溢者注梁山泊東入于淮而邑境關山子路皆為大埽以防其決已又合水濟渠北入于冀宋仁宗至和元年議者欲復故道遣使行度詣銅城海口約其高下之勢蓋欲返之使東而歐陽修以為非便因罷不開而楊劉之河絕銅城海口者疑即清冷口也 國朝景泰弘治中河決張秋沙灣由小鹽河入大清河即宋關山子路故道而其溢者或波及于銅城之南蓋其故瀆形下水所趨也張秋河塞百年居人不知有河而河在邑之南數百里曠若絕境矣往漢時邑境又有瓠子故瀆瓠子者河之支津也



水經曰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又東北過廩丘縣為濮水又北過范縣為濟渠又東北過東阿縣東蓋河之一支并濟而流者也漢時河決瓠子武帝發卒塞之於是作瓠子之歌其後明帝永平中詔王景治渠瓠子之水絕而不通惟海濱存焉今其迹已湮以故道求之當在河濟二渠之間而與魚山近以其古名蹟特表著

內史曰余讀河渠書泰山下引汶水穿渠溉田萬餘頃今汶入于漕其支流出東平以往者居人不以溉豈古今地異宜耶亦其法不誨然與河之為利害有日矣宣房瓠子之歌至今悲之而邑乃其古蹟予每向父老河

脉所由曲折遠眺遐覽歷古今之事未嘗不抵掌嘆也

分野

內史曰世之論國域者徃以百里之墟上合星躔于其感焉以一州之中而有國一國之中而有邑其于星纏之度大小相懸豈不遠哉夫阿在河濟海岱之間于州青兗之界也于國齊之西門衛之東境于郡漢以下東郡濟北東平互有而更制之及撫歷代天官書其言踳駁不相符合或州與國相鑿此何以辨焉夫齊國于青州青州玄枵之次也則阿為虛危矣漢以下隸東郡屬兗壽星之次也阿又為角亢矣東郡者衛之故墟

也衛為并州并州姬嘗之次阿又當為室壁矣其後又  
隸東平東平故魯之下邑魯國于徐者奎婁之次也  
不核其寔又且為奎婁矣故從國則于州不符從州則  
于國或蓋從古則州部代分從今則星精無改安取東  
而可哉春秋 曰在列國謂之分星在九州謂之星土  
僧一行有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于方隅其  
說為近今修述歷代所志天文以俟知者定焉夫述之  
非泛而無執也以為百里之墟上合星躔者泥也

秩官

內史曰淳于髡有言三人共牧一羊不得食人亦不

得息此善喻也漢時縣令惟有部刺史太守臨之軌迹  
夷易：尊守也以故吏得盡其職而無所牽制今奈何  
以百里之守而十數人臨其上有一有舉事文書往來羽  
檄如織即少自操縱于文法乎十餘人者執繩而議之  
即又不能同趣故吏覲日不暇矣日天子沛然下明  
詔裁大使之閑者鏡古今吏治所由同異以惠元蓋  
深計哉

里甲

臺史曰嘗考 國家建極敷治綏又元：稽戶定里即  
里分甲其後有恒法費有定額故每歲則以一甲應役

十歲而以十甲輸後寔與先王歲用民力不過三日者相表裏焉厥後差後日贏征求日熾矧以阿之據陸瀕河孔道四達艦浮輿馳輻湊旁午即以十甲供一歲之後犹恐不給無感乎民之鬻產而洵之竄也自邑侯白公定條鞭之法民始蘇息朱公減里甲之費民並樂業此何異于解倒懸而置之衽席之上耶行之數年其歸業者萬有餘計夫一阿民也昔也去之如遺今也歸之如市語云為政在人豈不然哉

貢賦

臺史曰則壤成賦君天下者第一義禹貢九等之則周

官三易至田即後世科額之租也蓋地利有饒瘠物產有贏詘自不能齊高皇神聖開天加意元祚祇慎田賦制為畫一之法俾黠能不得售其奸而民到今于今受其賜厥後端緒既多奸詭叢生即精通算法習理錢穀者亦莫究其弊竇矧服田力穡之民又安知害之所從來哉自條鞭之法行則夏稅秋糧均無徭帶征確有定額里胥無由飛洒奸豪無從規避簡易均平允為不刊之典也嗚呼民際其時者豈非其幸也哉

均徭

臺史曰力役之征莫善于周禮其次莫如唐租庸調至

宋而有差後碩後之法迄今用之不易蓋貧者効力富者輸財各用其有餘而不強其不足耳其後稽虛寔于簿籍寄耳目于里胥則豪巨室終身不一勞下戶單丁三年而兩役故奸胥黠總始得竄智巧于其中此乃以弱之肉為強之食不但如詩所謂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可為潛然出涕而已自丁地之數明而差銀無影射之奸自條鞭之法行而里胥無科派之擾邑侯朱公又從而通融之補偏救弊因時化裁取民有制額外無需官不廢事人不知差豈不認：乎石畫也哉噫法興弊嗣而生利與害角而立使接踵者以法之非已出而

克修前徽斯民其永綏乎

河道

按條鞭既行則丁地糧差自有定額倘遇河夫幫價增稿貼閩原額所無措處寔艱若干地丁之內一事增加則百竇攢叢萬歷九年知縣朱應敷遇有前項額外之徵查有貯庫別項銀兩徃自具申動支如無庫銀明出告示比照馬價事體另立赤曆委收不許帶入差銀並收庶款項不得混淆吏書不能為姦人亦樂于輸納矣

霑化縣

土產五穀果木皆同然惟白地則種植易且蕃茂次黑地可種葛林又次為活鹽地乘暑雨種椶穫可食下則死鹽無生意平行光賦若鏡面然皆照畝科稅瀕海之民煮鹽首夏汎舟入海捕魚蝦魚凡數十種舉網得魚者如農有秋曰收海

青城縣

鹽鈔

長慶元年度支張平叔畫糶鹽之策清檢責所在寔戶  
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為韓愈所駁而止  
即今戶口食鹽法也今雖不覺其擾直為文具無益於  
國計而相沿日久不完其根底

商稅

予侍御曰商稅之設原為征商非為征農今巡擱課程  
移之人丁而新加額稅又派之地上彼操白鎧而規奇  
贏者誰也願以累我耕我耨力作之民耶

終

郡國利病書卷三十八  
東阿于太史曰充之為郡也負山帶河左海右濟跨四  
州之境兼教國之封觀風土物敬比而一之有不能也  
搃其大都士庶而樸不習進趨民質而惰不蓋善藏四  
人之業農居六七賈居一二婚姻稱家往還畧取相當  
即貴閹大族成禮而止不過費也燕嘗燕會奢儉得中  
亦無鍾鼎之華喪葬從宜士人之家不作佛事惟好為  
下里偽物禺車禺馬秉昇烈火以是相勝而服制不能  
如礼大親之喪齊居不過五日期功以下服或不脩塋  
法合族共域以昭穆為序至數十世不從別則稱疏曲

阜孔氏自宣聖至今二三十年皆祔祖兆周回數里他邑皆如之此猶周禮墓大夫之遺也市里小民羣聚為會東祠泰山南祠武當歲晚務閑有十為羣結社而往謂之香社又常以月朔為飲食聚會醵金錢生息即有死喪計其所入贖之雖貧窶應時而葬無暴露者謂之義社又有醵金生息以供租稅出一歲之息歲用之率不後期而完謂之糧社亦有群其宗族月朔為會息金錢穀以供蒸嘗謂之祭社亦有父老罷吏時相聚會如香山維社故事謂之酒社此其常俗也至如刁黠之徒狹短長持吏及藏匿偵事之人為之主名以張威于里閭在、有之願吏治寬嚴以為盛衰耳而愚民為左左道所惑習白蓮無為諸教男女相聚持齋誦亂萌佛盜始于此兆焉此皆諸邑所同間有出入大較不甚相遠故可括而稱也





兖州府

漕渠圖說

論曰禹貢濟河惟兖州浮于濟漯達于河海岱及淮惟  
 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九河南徙淮泗變遷邈哉不可  
 尋矣 國家定鼎燕京仰給東南歲漕四百萬石以給  
 京師惟會通一渠為咽喉而兖以全郡受之亦甚要矣  
 間嘗綜其大都漕之行于郡境其利在汶泗其要害在  
 河可坐策也汶水由東平北流合北濟故瀆以入于海  
 泗水由曲阜南流合南濟故瀆以入于淮此水經故道  
 也自元憲宗七年濟倅畢輔國始于汶水之陰堽城之

左作斗門一所過汶南流至任城入泗以餉宿蘄戍邊之衆謂之引汶入濟此堙城壩所由始也世祖至元二十年以江淮水運不通自任城開渠達于安山為一牌于奉符以導汶水入洸為一牌于兗州以過泗水會洸合而至任城會源障南北分流此天井閘所由始也二十六年又用壽張尹韓仲暉言復自安山西南開河由壽張西北至東昌臨清直屬御漳謂之引汶絕濟此會通河所始也國初河決原武會通河塞永樂九年命尚書宋禮等浚其故道過汶水全流南出汶上之西入于南旺分而為二六分北流以達御漳四分南流以接

沂泗北南旺所由分也然當會通初開未受河患行之百年安流無警至正統景泰以後河往：決祥符黃陵諸口橫貫張秋運渠東流入海而運受河患于北于是徐有貞劉大夏相繼築塞此張秋決河所由乎也正德嘉靖以後河往：決曹單諸口直貫魚臺塌場口東南入淮而運受河患于南于是盛應期朱銜相繼治之遂于昭陽湖東岸開渠一百四十里以避河水之險而運道始安此夏鎮新河所由成也總之漕在東省出入郡境十居其七而沂泗汶洸諸水挾百八十泉之流互相轉輸以入于運環千里之土舉名山大川之利以奉都水涓

滴滴之流居民無敢私焉充之于國家亦不輕矣哉夫  
金口之堰修而泗水盡入于漕戴村之堰修而汶水盡  
入于漕張秋之功成而河之北決塞夏鍾之功成而河  
之南道從故漕之利在汶與泗其要害在河可坐而策  
也以漕渠為徑以諸水為緯從其出入志其源委而河  
別紀焉

### 黃河圖說

論曰黃河為中國患久矣而充之為河要害古今一也  
夫禹貢九河故迹在平原河間之境非今郡界所及無  
庸論矣漢唐以來由大名而北過郡之北境以入于海

五代以後由大名而東過郡之南境以入于淮其常道  
也正統弘治之間時決而北則潰于張秋而由濟之故  
道以趨于海正德嘉靖之間時決而南則出于魚臺而  
由泗之故道以趨于淮其所由與古不相遠矣自飛雲  
之決河益南徙而魚滕以北不知有河此萬世一時也  
然河性無常條南條北自濟以北決口雖塞故道犹存  
故鄆定陽壽之間無事之防不可弛也自濟以南堤岸  
雖設衝突甚危故曹單城武之間有事之備不可忘也  
紀其沿革志其隄防而故道亦列焉

### 黃河正道

黃河自河南考城而東至于曹縣入境縣在河北七十  
里又東至于武城縣：在河北五十里又東至于單縣  
縣在河北三十餘里又東至于豐縣入直隸境列其堤

岫于左

舊老堤

自東明白茅村起至曹縣選月堤止長八十八  
里每二里為一鋪堤鋪四十四座俱屬曹縣

太行堤

在旧老堤之內自魏家灣起至武城縣界止  
長六十二里每二里為一鋪堤鋪三十一座屬

曹縣

又自城武具地界起至雙相集止長三十  
八里每二里為一鋪堤鋪十九座屬城武具

縷堤

在太行堤之內自曹縣選月堤起至單縣界止  
長四十九里每二里為一鋪堤鋪十三座屬曹縣

又自單縣

堤界止長五十八里屬單縣

南長堤

自焦家鋪起至羅家堤界止長八十餘里每三  
里為一鋪堤鋪二十七座屬曹縣

起東至豐

縣界止長七十餘里每  
三里為一鋪堤鋪十三座屬單縣

裏河堤

自王經庄起至曹家集官廳止長二十餘里又自  
李居庄起至曹家集官廳止長二十餘里每三里

為一鋪堤鋪  
二十五座

選月堤

在旧老堤之東長十七里每三里  
半為一鋪堤鋪七座俱屬曹縣

月堤

十有四堤長一宣庄有奇曰龍王廟日堤長二  
里孔宣庄有奇曰龍王廟日堤長二里有

奇曰馬禎

座日堤長四里有奇曰孫家道口日堤長四  
市日堤長四里有奇曰曹家集東日堤長四

里有奇曰

劉蒲庄日堤長三里曰清涼寺日堤長三十  
汪家廠日堤長六里有奇曰呂家廠日堤長

五里有奇

曰廢堤長六里有奇皆屬曹縣

壩十有四

董家堤日武家堤日崔家堤日焦家堤日陳士  
董家堤日武家堤日崔家堤日焦家堤日陳士

新月堤

日高家堤日解家堤日曲堤  
高家堤日解家堤日曲堤

包大燿曰考工記匠人之職凡濟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水之衝決堤岸設焉凡以防之也距河二十餘里有旧老堤北大堤屹如巨防古人不與水爭尺寸利故隄防若此後世居民嗜水之利而忘其害濱河而居奄忽被其溺識者憫之于是當河之衝築土而培之謂之月于河甚迫于勢甚危懼其決也于是又繞其外培土堤以防之有裏河堤有縷水堤：有鋪：有夫司守犹懼其決也又有南長堤其鋪夫一如縷水之制長堤之外然後旧老堤北大堤在焉蓋距河雖遠而隄防甚固矣記謂善防者水淫之淫液下流隄防勿壞民獲宅土之

安漕無衝突之患堤之不可以已也如此夫

黃河北決故道

由儀封縣而北入曹縣境縣在黃河故道東若干里應管河岸自儀封北至定陶長四十里自黃陵岡築成水循正河北道淤塞黃河故道至縣境分而為二其別為賈魯河古元時所開道也在縣西南西起黃陵岡東至楊青村長若干里黃河自金龜口北決至此分一支東流入徐州小浮橋其一東北入曹州境由曹縣而北入定陶縣境在黃河故道東二十五里應管河岸南自曹縣夏侯淺至曹州程義淺長十九里今河歸正流此道俱塞

由定陶而北左為曹州境州在黃河故道西岸五里應

管河岸南自定陶北至鄆城紅船口長一百二十里其

名為雙河口雙河口一曰澗河黃河自曹州入境至

一支入于雷澤其一支入于鄆城謂之雙河口黃陵因

既塞涸枯不常雙河水又東南流為牛頭河經嘉祥濟

寧至魚臺塌塢口入漕是南由定陶而北右為鉅野縣境縣在黃河故道東八十里

應管河岸南自曹州養珠寺北至曹州子家口長十二

里其名為安興墓古河安興墓河黃河支亦流也

北又東入于張秋曰為佑人往

來之地張秋決塞此渠不通由曹州而北入鄆城縣境縣在黃河故道東三十餘里

應管河岸南自曹州沈家口北至壽張黑虎廟長壹百

九十七里其名為西裏河西裏河即澗河下流也

一其一支至縣西南紅船口入塢流迤其西北四十里

出水保北為五岔河口受冷庄河水北流其一支出于

雷澤至白家河入境繞金龍王廟後迤其西北折而東

流又分其一為冷庄河西北流迤古廩丘城至五岔河口入于澗河

由鄆城而北入壽張縣境縣在黃河故道西北二十里

餘應管河岸南自鄆城之王亮口北至東平之魚護口

長二十里其名為范城河又為土河范城河在縣南

即澗河下流也由鄆城來至果境黑虎廟土河在縣南

武二十四年河決陽武之黑洋山由范原入境東流入于張秋今夏秋水盛枕可通舟

由壽張而北為東平州境州在黃河故道東七十里西  
南自壽張之范城淺東北至陽穀之高吾淺長五里其  
別為金線閘支流 金線閘河在戴家廟弘治中建淺

清劑上有日三洞橋屬壽張境蓋古濟水道也

由東平而北為陽穀縣境縣在黃河故道西北六十里

應管河岸西南自東平魚護口長六十里

由陽穀而東北為東阿縣境縣在運河東岸河決張秋

沙灣橫衝漕渠而東其名為小鹽河縣境之北又有古

黃河道小鹽河在張秋東岸古之馬頰故道也馬頰

水其支津西北出謂之馬頰馬頰水首受濟西北流歷安民山北又迤迤城東之阿極立也又東北迤魚

山南東注于濟謂之馬頰口又在魚山南入大清河是地  
馬頰水合今小鹽河也秋東堤既弘治之閘湧泉如線南流數百步匯而為淵方

秋東堤既弘治之閘湧泉如線南流數百步匯而為淵方

數十畝謂之水絕之于渠其稍東出由大洪口故道東流

至陳琦口受五空橋水北流至閘山又東流至魚山南

入于大清河其水涵漫波淡平時不通舟楫雨水泛漲

則魚山蓋舟稍上至于張秋不能上則至魚山而止故

謂之小鹽河按宋河渠志沿河州郡各于要害下掃

鄆州有六掃閘山子路張秋居其三此三掃者皆小鹽

河所經則小鹽河故宋時有河道也又按元時海運之法

自任城會源閘導汶水北流入清濟故運皆由東阿起

陸運至臨清下御漳由北入小鹽河故元時運道也正統

水經河之水自范東北流迤東阿縣故城西歷礪礪在  
 山臨邑之境東北流注臨邑礪礪皆在今長清平陰界  
 上所謂東阿故城者即今阿城也自宋以前河在為  
 邑之北楊劉為津口其後周顯德中河決楊劉離而為  
 赤河不復故道其溢者注梁山泊東入于淮鄆州部界  
 凡為六婦以防其決其在邑境者有梁山子路二婦皆  
 在今小鹽河之側其後河水又合永濟渠北入于冀仁  
 宗至和元年議者欲復故道遣使行度諸銅城海口約  
 其高下之勢蓋欲使之使東而西陽修以為非便因罷  
 不修而楊劉之河絕銅城海口即今清冷口也本朝  
 河決張秋由小鹽河灌大清河入海蓋犹与故道不相  
 遠矣

論曰河之由金龍北決有所由也水經註濟水自乘氏  
 北分而為二其一為北濟入于鉅野達于大清河五代顯  
 德四年疏五文河由汴達于曹濟以通青鄆之漕宋太  
 祖建隆二年亦浚五文渠北歷曹濟及鄆以通京東之

漕以此推之由曹單北上至于壽陽有故道矣凡水之  
 性皆就下未有無所因者今所稱黃河故道曰安輿曰  
 灘河名以時變不可追原要之非北濟故瀆即五文渠  
 遺迹耳五文渠亦曰廣濟河

### 黃河南決故道

由曹縣而東為城武縣境有支河三河一在縣南三里  
 里達于單縣一在縣北四十里達于金鄉正德十三年  
 河決霍家口城武城壞

由城武而東為金鄉縣境有黃母河故道黃母河古

河道也在縣北三十五里元時河遷豐沛故渠遂湮

由定陶而北為鉅野縣境有八里河故道八里河亦



河南道也徙定陶入境滙為天鵝坡又北為稻籍坡又東為雙碑板又東為蘇草坡又東由北門外滙為蓮花池至城東八里入于新河遂受今名又東至于嘉祥入于漕歲久河塞兩寮為害嘉祥洛寧不肯疏導鉅野之民病之

由鉅野而東為嘉祥縣境有塔章河故道 塔章河亦

河南道也 在城北十里西接野城東入濟寧出塔章口故名

由嘉祥而東南為魚臺縣境有塌場口故道 塌場口

即廣運南流也黃陵岡決既塞黃河由曹州復河口東流經嘉祥鉅野魚臺至塌場口入漕嘉靖九年河決

上流分為三支一自單縣曹馬集來經城南入泥河達漕一自金鄉南來過丞相里經塌場口入漕今河南徙其流俱涸按塔章塌場字音相類恐即一口

論曰夫河勢變遷不可膠柱談也弘治七年沙灣既塞

河益南徙由清河口入漕十八年又北徙三百里由宿

遷小河口入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

入其明年又北徙由魚臺塌場口入嘉靖末年又稍南

徙至飛雲橋入飛雲橋決塞新河既成又稍南徙至茶

城口入萬曆十六年茶城口淤又稍南徙由內華三崗

八百年之間倏南倏北惟其所向守堤之吏奈何不戒

哉

馬政志

叙曰國初既罷監苑之制舉江北四省之馬畜之民間歲上其息而太僕受之此宋人戶馬法也北畿罷于起

俵而有所休于寄養南畿匱于本色而有所裕于改折  
若夫無寄養改折而一于起俵究之故法是也所解非  
所養則易買之累在民所養非所用則糜費之實在官  
交受其病久矣萬曆初年始定改折之令于是民力稍  
寬公儲亦裕而縣官不時之需取給罔收幾與司農參  
焉亦取敝之良圖也夫丘乘之政以定提封天閑之儲  
以成邦政古之于趣馬若是其不輕矣今豈異哉作馬  
政志

戶役論

或問條編照地之法昉于江南近日府境州邑有行之

稱善者他邑爭效焉而稽之輿論亦有以為不便如葛  
大司徒之疏何其相戾也曰法固有便有不便也而其  
所以便又不係乎照地與否也蓋國朝賦役之制本唐  
人租庸調之法以夏秋稅糧征之地畝銀力二差派之  
門丁猶懼其不均也復準則壤成賦之遺立為三等九  
則之目因其消長登下而輕重其後焉法至善也積習  
既久弊端漸生于是一二有司更為條編之法以為畫  
一之制見謂改絃易器耳目一新而其中有便有不便  
者焉請其故日時力役之法每天一名該銀若干即審有  
力一人僉充頭役而以花戶貼之代當之人止向頭役

打討而所謂貼戶者人數衆多往居寫遠所貼銀數又或不滿錙銖頭後不能編討甘于色賠者有之自條編法行差銀上櫃名募代當按季給銀代當者領銀于官無折準之濫應差者納銀于官無色賠之苦此不坐頭役之便也旧時征派稅糧即選殷實之家僉充大戶分定厥口使之坐收錢銀入手不免妄費及期親解勢必賠償甚有鬻產質田盡室流徙者自條編法行糧銀上柜但以柜頭守之不得侵牟亦無賠補之累此不僉大戶之便也旧時里甲十年一輪謂之見年一切買辦支應俱出其手九年之息不足以當一年之費今將里

甲銀數併入差銀上柜收支官為代辦而輪當支應之苦皆得免焉此不應里甲之便也旧時門下均徭三年一審鬻產多者則自下陞上置產多者則自上擦下故里書造冊有詭寄之弊士夫居間有請託之弊里老供報有賄買之弊自條編之法行均徭不審產有更易田無增減而此弊盡除矣此審均徭之便也蓋其所謂便者如此而有不便者何也旧法編審均徭有丁銀門銀而南無地銀則以貲本產業總括並論也今去其門銀而以地銀易之則田家偏累而賈販之流握千金之貲無隴畝之田者徵求不及焉此農病而逐末者利也上八

則人戶旧有丁門或銀今去其門銀而易以地銀未有  
加也下：丁戶止有丁銀旧無門銀今丁銀既無差等  
而又益其地銀是下戶病而中人以上利也充之屬城  
固有平準墾壤地利盡闢者以地科差可矣至如東南  
沂費郟勝皆荒棄不耕之地西南曹單金城皆瀕河被  
水之區當其受災一望無際顆粒不收秋夏稅銀猶累  
里排包納若更加地差則里排亦不能支矣是成墾之  
田利而荒棄之田病也蓋其所謂不便者如此而要之  
所以稱便在：四事之得法不為其照地與否也誠使  
府屬州邑皆能做此四法而又得良長吏行之即不必照

地科差而條編之法亦可通行無弊矣何也條編者一  
切之名而非一定之名也糧不分厥口搃收類解亦謂  
之條編差不分上下以丁地為準亦謂之條編糧差今  
而為一亦謂之條編其目夥矣天下有治人無治法顧  
行之者何如豈必膠柱而談哉然猶有說焉物惟不齊  
而思以齊之分惟不均而思以均之我朝成法所以  
分三等九則者正以齊其不齊而使之均也今不分三  
等九則而槩以丁田之數比而一之第無論丁之貧富  
田之厚薄或相倍蓰或相千萬而于祖宗之舊制亦  
少更矣不但如此古人制賦之法以祖庸調為善而我

朝用之所謂丁銀者即有身之庸也所謂門銀者即有家之調也所謂稅糧者即有田之租也今田既有稅糧而益之以地差：出于門丁而反其去門銀是田不止于租而家可無調也非法古之意矣又不但此有戶有口自上古以來未有改今去其門銀而但以丁起之差則按圖而披不知某為某門是有口而無戶也夫政先正名事必師古為治之大經大法在焉較計利害又其末矣此葛公之指也

黃河起自曹縣距黃河南至儀封界北至定陶界長四十里自

繁黃陵岡及要害各堤水循故道

城武縣河有支

單縣距黃河北三十餘里自西南曹界入東

定陶縣距黃河東二十五里該管河常被水患

鉅野縣距黃河東八十里該管河岸南自曹州

曹州距黃河西五里該管河岸南自定陶彭家淺北至

里黃河至本州東南至魚臺縣塌場口入漕河

鄆城縣距黃河北至壽張黑虎廟長一百九十七里

壽張縣距黃河北至東平魚護口長三十里

東平州距黃河東七十里西南自壽張范

陽穀縣距黃河西北六十里該管河西

汶上縣黃河在運河西七十里支流至張秋入西

嘉祥縣北去十里舊有黃河今淤

金鄉縣城北三十五里有黃母河今淤

魚臺縣嘉靖九年河決上流分為三支今河南徙其流

儲料廠

馮家廠在黃河東岸武家堤東

王家廠在舊堤東離前廠六里每廠大戶三名

淺鋪

小張家灣淺

新添鋪淺

安陵淺

夏侯淺以上係曹縣

張政淺

彭家淺

團潭淺以上係定陶縣

張大口淺

安興墓淺以上係鉅野縣

程義淺

郭家淺

雙河口淺

張家道口淺

孫家淺

郝家淺

夾河灘淺

寶珠口淺

周家淺

新集淺

訾家口淺

以上係曹縣

張勞口淺

紅船口淺

潘家渡淺

蕭皮口淺

秤鉤灣淺

五岔口淺

韓家道口淺以上係鄆城縣

黑虎廟淺

范城淺以上係壽張縣

魚護口淺係平東州

高吾淺

虎丘坡淺以上係陽穀縣

諸淺俱旧黄河一带淺處今自塞黃陵罔口是河遂廢棄不用

堤

北大堤

魏家灣東岔堤起至城武其堤界止長六十二里

南長堤

焦家灣壘堤起至單果羅家堤界止長八十里

裏河堤

王徑庄起東南至河南考城界止長三十里

起南至本縣曹家集官廳止長二十里

舊老堤自北直隸界白茅村起東南至該縣界止長八十里

遥月堤自旧老堤三十九鋪起至本堤四十四鋪止長十七里半

縷水堤自遥月堤起東至單果堤界止長四十九里

孔宣庄月堤自旧老堤二十七鋪起至南長堤八里灣止長十七里

娘廟壩堤自本廟大司起至裏河堤十六鋪止長一百零一丈

龍王廟月堤孫家道口北月堤起南至黃家樓西裏河堤止長二里零九十五丈

馮禎庄月堤裏河堤二十九鋪迤南沈家道口起至旧老堤止長四里零一百三十五丈

孫家道口月堤東自旧老堤二十五鋪刘增庄起西至河南堤界王得庄州堤止長四里零一百二十丈

牛市屯月堤旧老堤二十九鋪起至曹家集月堤止長四里零四十二丈

曹家集東月堤旧老堤三十二鋪起至二十五鋪列滿止長四零九丈



劉滿庄月堤舊堤三十九鋪起東南至陶家庄西月堤止長八里零十五丈

田龍廟月堤本廟後武家庄西北起至王家廠前止長三里

清涼寺月堤舊堤九鋪起至裏河堤清涼寺止長三里零一百二十六丈

汪家廠月堤舊堤九鋪起至十二鋪止長六里零三丈

呂家廠月堤李家庄起東至陳部庄止長五里零二十丈

禹王廟月堤舊堤六鋪西起至裏河堤十鋪止長六里零二十丈

紀家店廢堤本店起至南長堤頭鋪止長六里零十丈

北大堤本堤起東至本縣双相集止長三十八里

南長堤羅家堤起東至南直隸豐縣堤界止長七十里

縷水堤自曹堤界起東至礪山堤界止長五十八里

堤鋪

舊老堤鋪 每二里一座共四十四座住守夫四十四名

遙月堤鋪 每二里半一座共七座住守夫七名

裏河堤鋪 每二里一座共二十五座住守夫二十五名

北大堤鋪 每二里一座共三十一座住守夫三十一名

南長堤鋪 每三里一座共二十七座住守夫二十七名

縷水堤鋪 每三里一座共三十五座住守夫三十五名

北大堤鋪 每三里一座十九座住守夫十九名武城縣

南長堤鋪 每三里一座共二十三座住守夫二十三名

壩

武家壩 在裏河堤十九鋪起二十二鋪止長六里半旧  
係黃河倒灣東衝最為濇急曹之要害独此為甚

馬家壩

孫頂壩

趙璇壩

董來童壩

崔家壩

焦家壩

陳士連壩

新月壩

榮家壩  
王家壩  
曲家壩  
高家壩

解家壩 以上曹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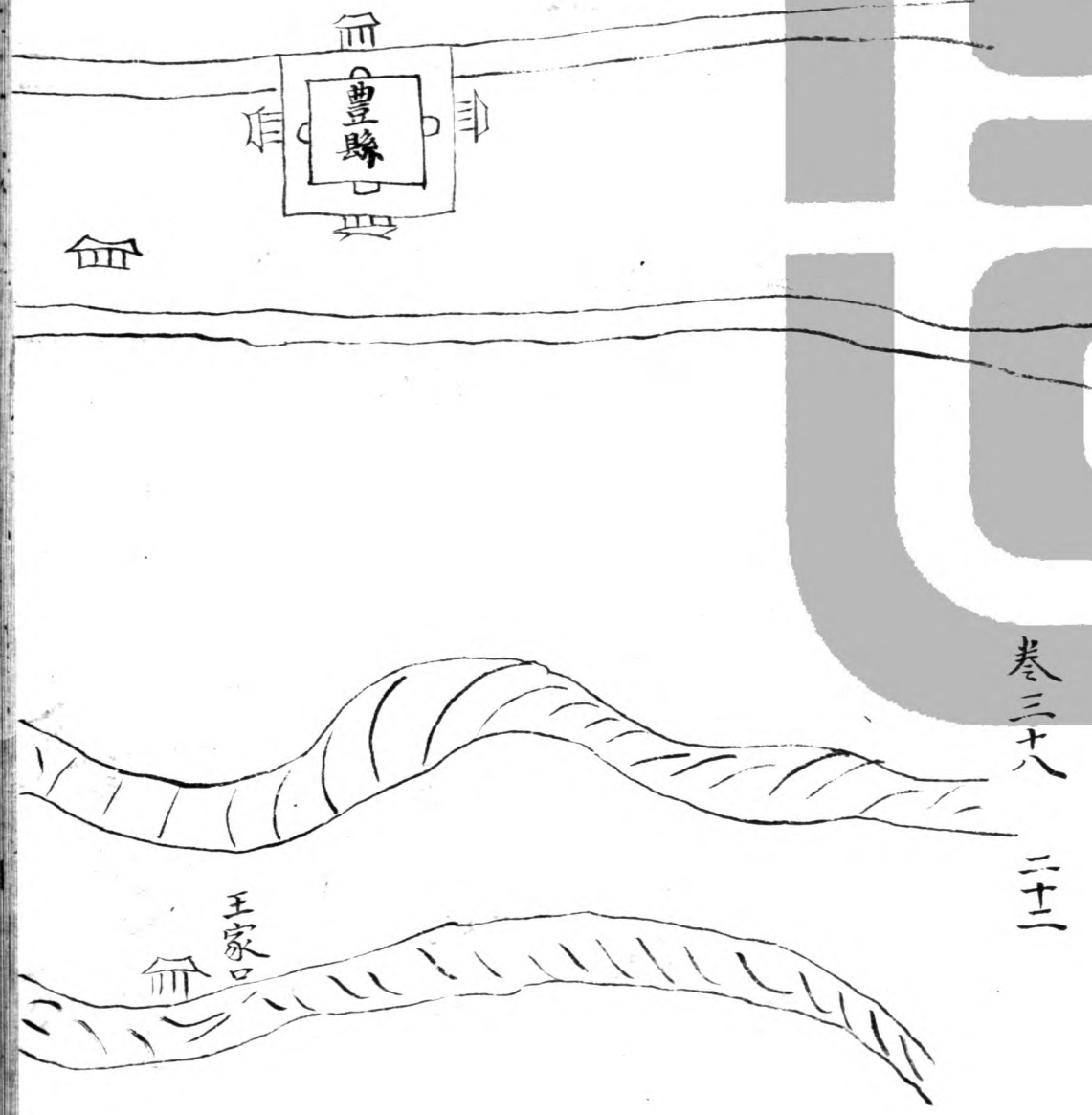
黃河自古為患 明興以來報決者屢矣究當河下流  
而直漕渠之中自陽穀至魚臺計三百餘里弘治間  
河決金龍口潰黃陵岡徑趨張秋賴刘公大夏徑畧具  
事塞口築堤河乃東徙張秋之患息而曹單歲受衝矣  
夫自濟以北決口雖塞而故道犹存必防乎其防而後鄆

定陽壽等縣可以息肩自濟以南堤岸雖築而衝突不免必豫乎其豫而後曹單城武等縣可以安枕是非河工諸臣之專責乎乃若全河大勢在他省勿論已論東省之治河又無先于曹單者曹單舊有太行縷水二堤皆所以障河流而護運道而太行堤較縷水堤為最急為蓋縷水堤譬之門戶太行堤咫尺閘河譬之當寢當寢既安外垣雖未盡飾亦可以內地之全力徙容圖之此太行堤之工必不容寢也頃撫院何按院陳會題行管河道副使邵元哲督同知唐文華等修之自豐縣起至旧老堤止一百五十里有奇俱加高五尺厚各一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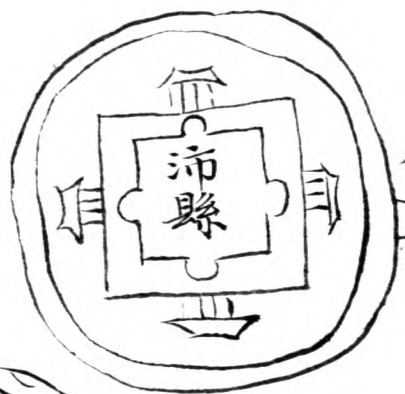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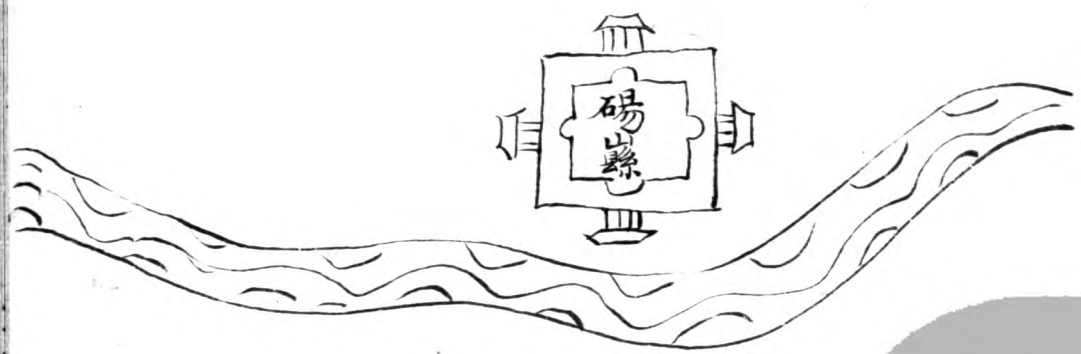
植柳株以四萬計堤蓋高厚縱河徙無定而有備可無患矣夫察利病之緩急而劈畫飭工者經理之始事也遵題 允之初議而加厚增高者經理之終事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必有任事勞以永保無虞者書以任俟之

--	--	--	--	--	--	--	--	--	--	--	--	--	--

新舊河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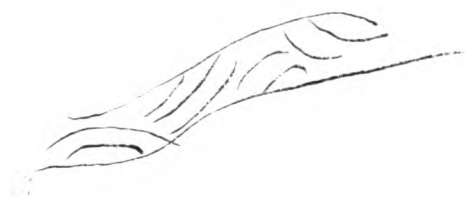
卷三十八  
二十二



回 回 回



卷三十八 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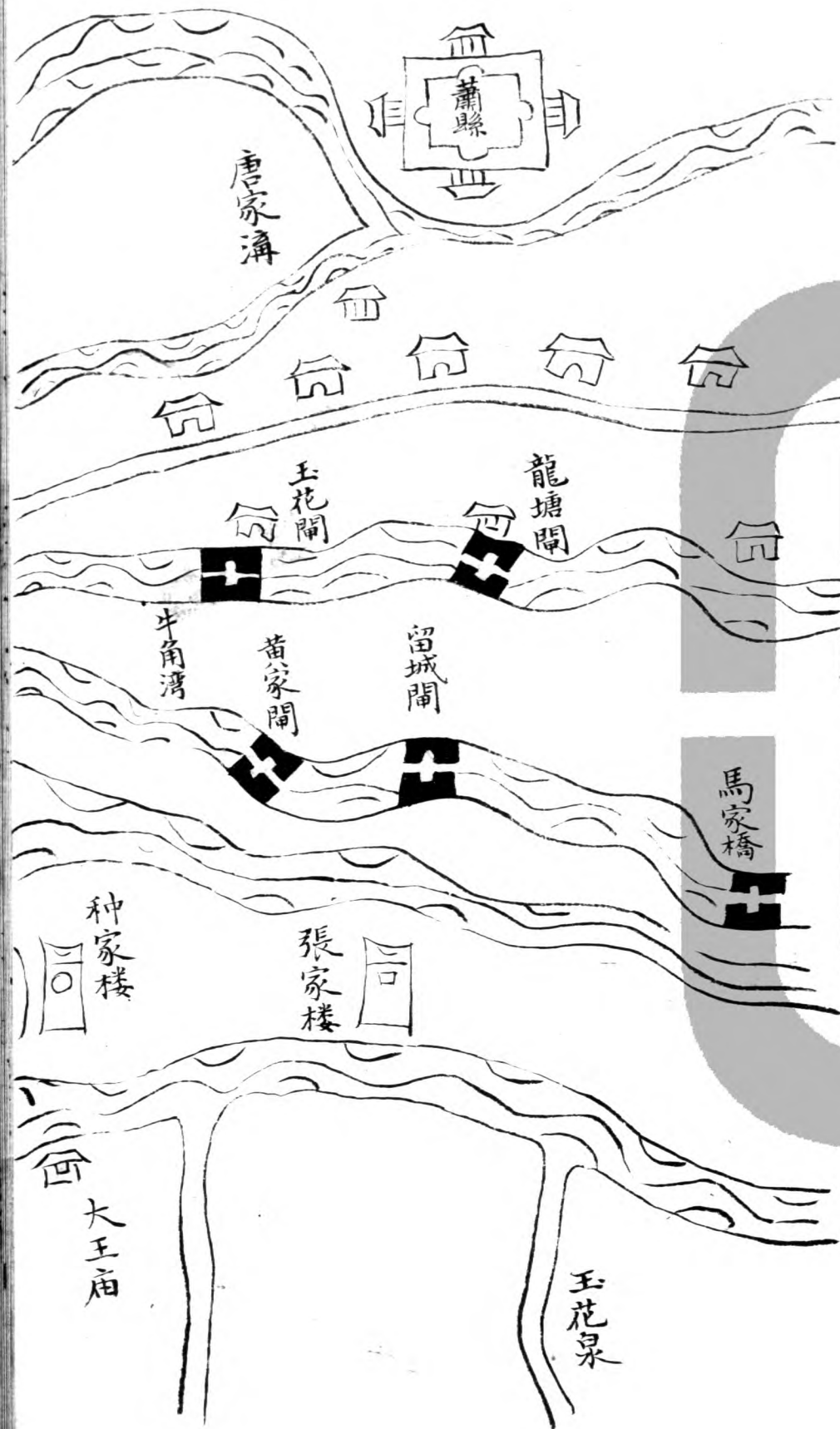


堤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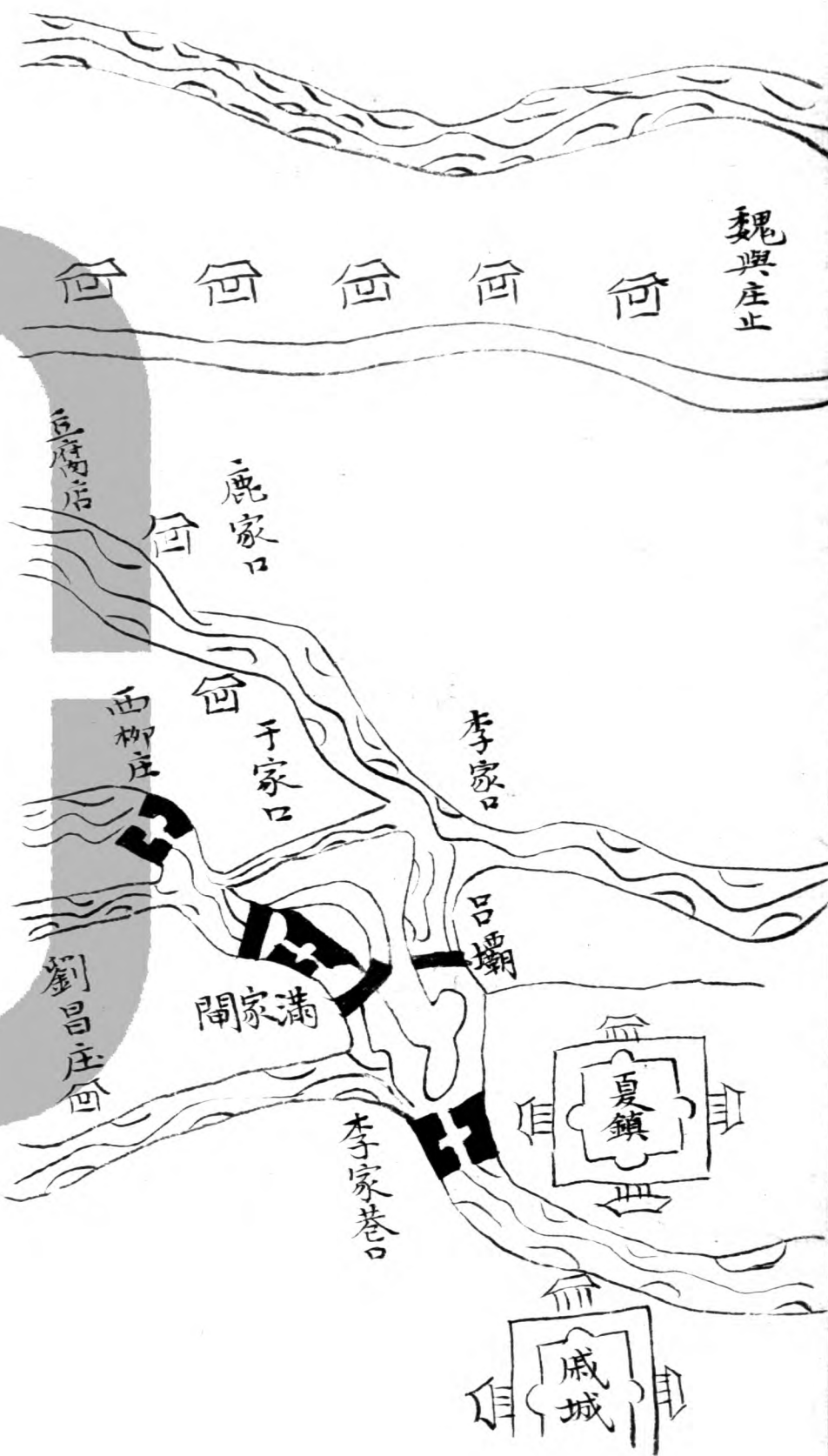
回 回 回 回 回

堤行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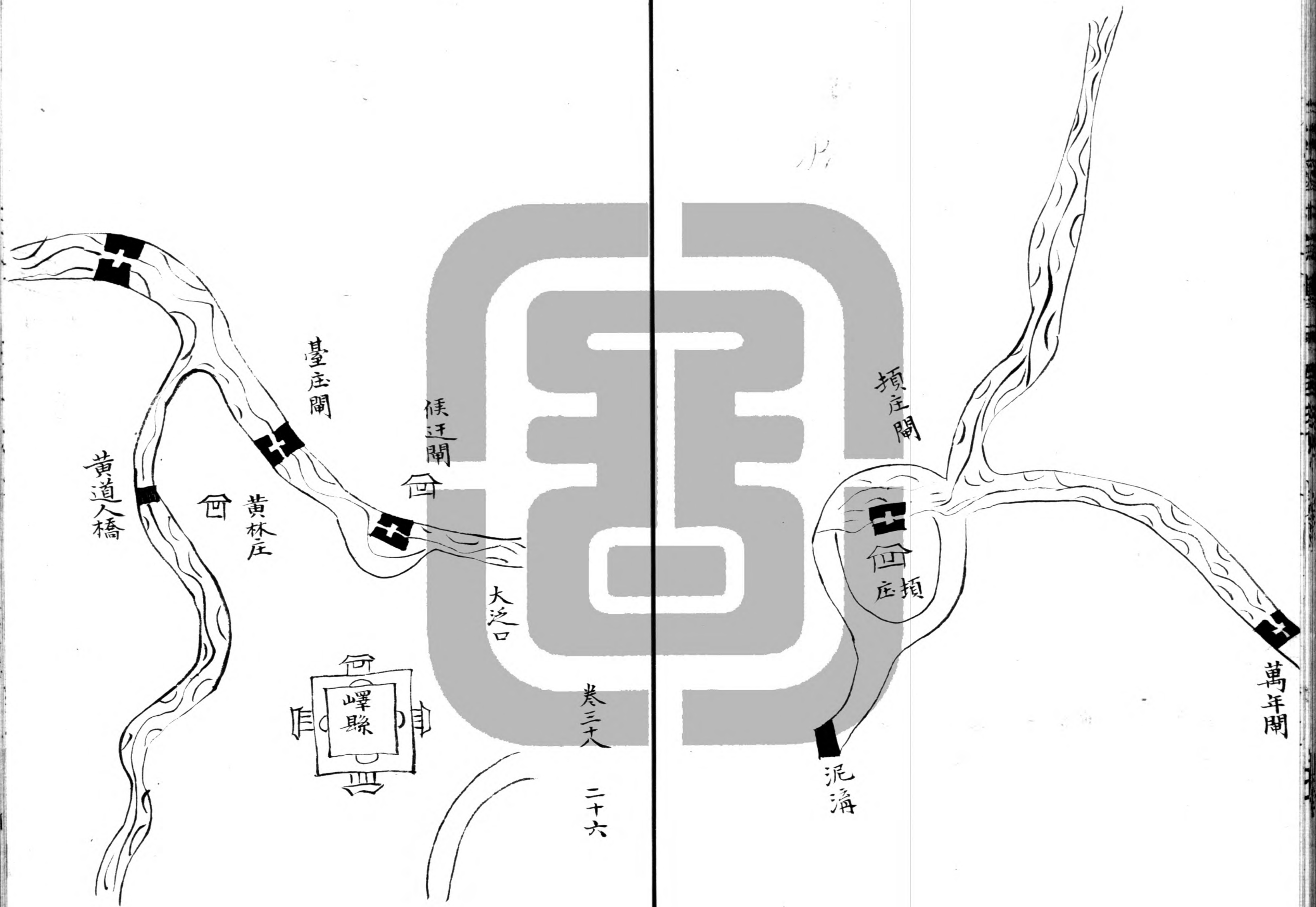
卷三十八二十四





卷三十六 二十五





黄道人橋

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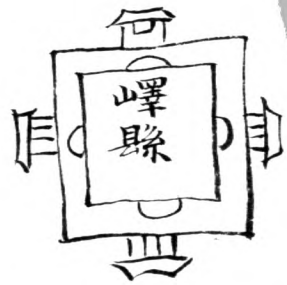
黄林庄

臺庄閘

候迂閘

回

大泛口



卷三

二十六

潏庄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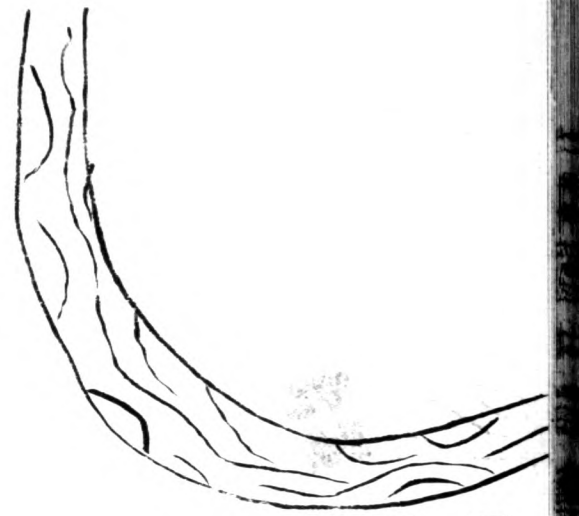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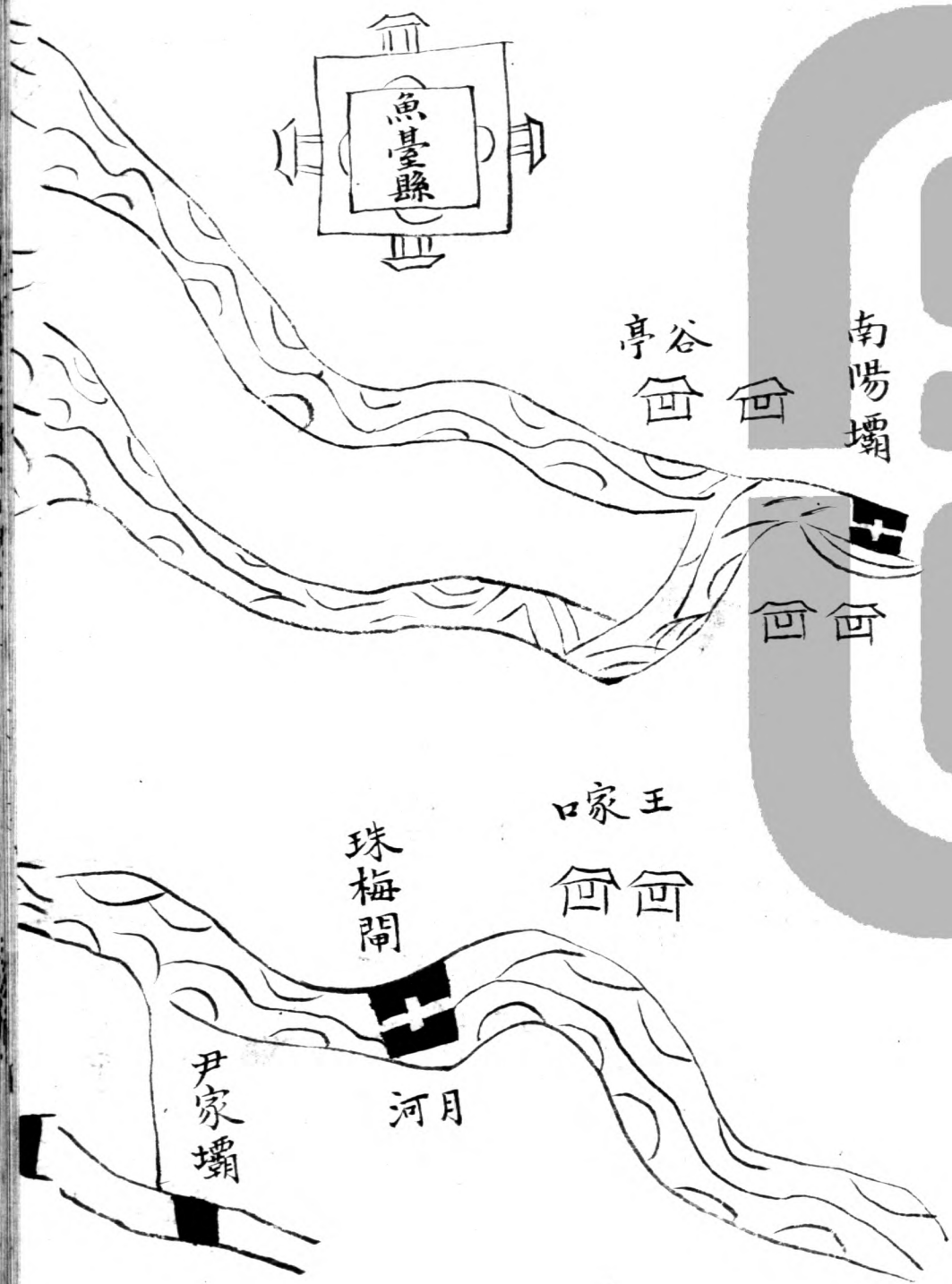
回  
庄潏

萬年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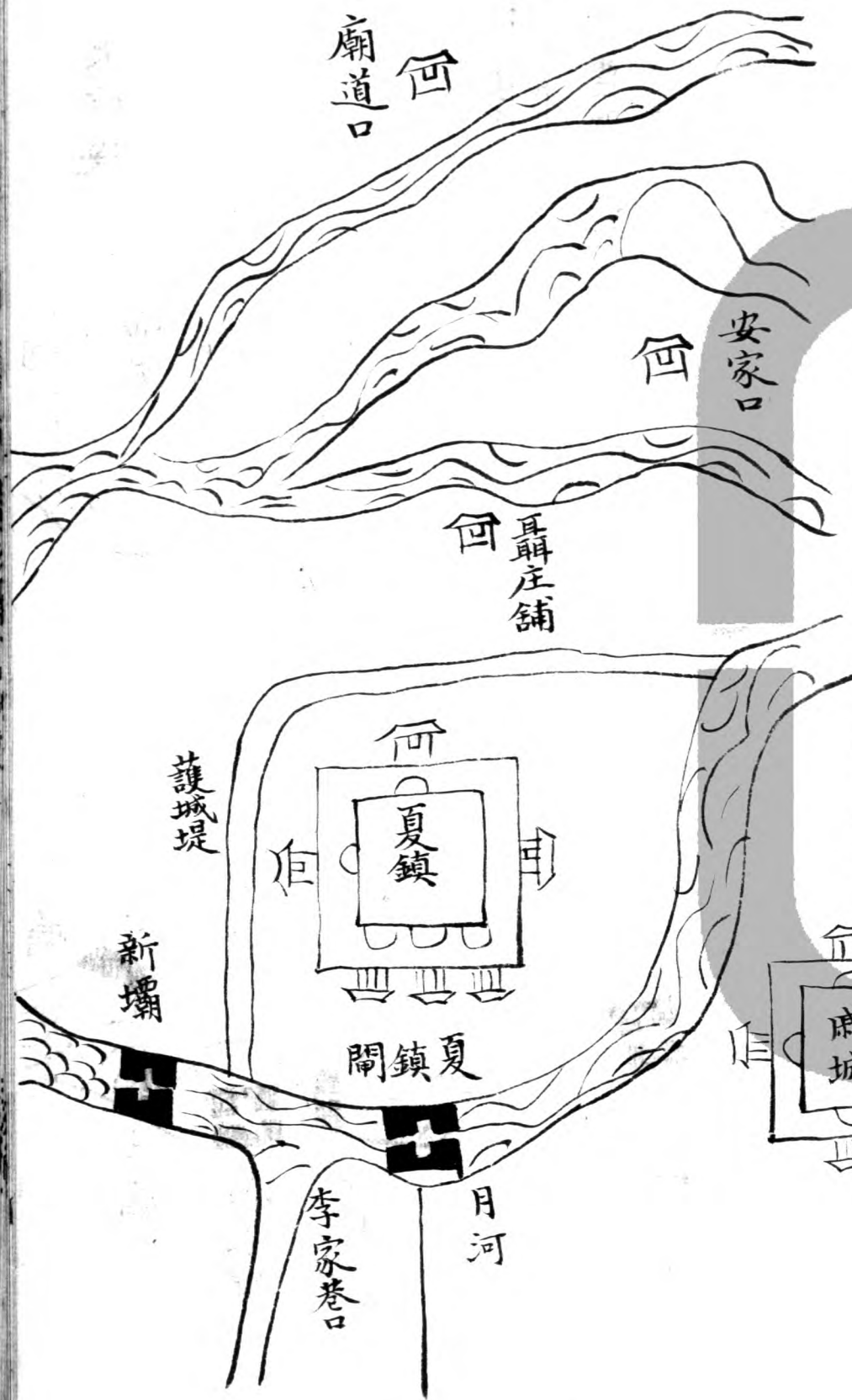
泥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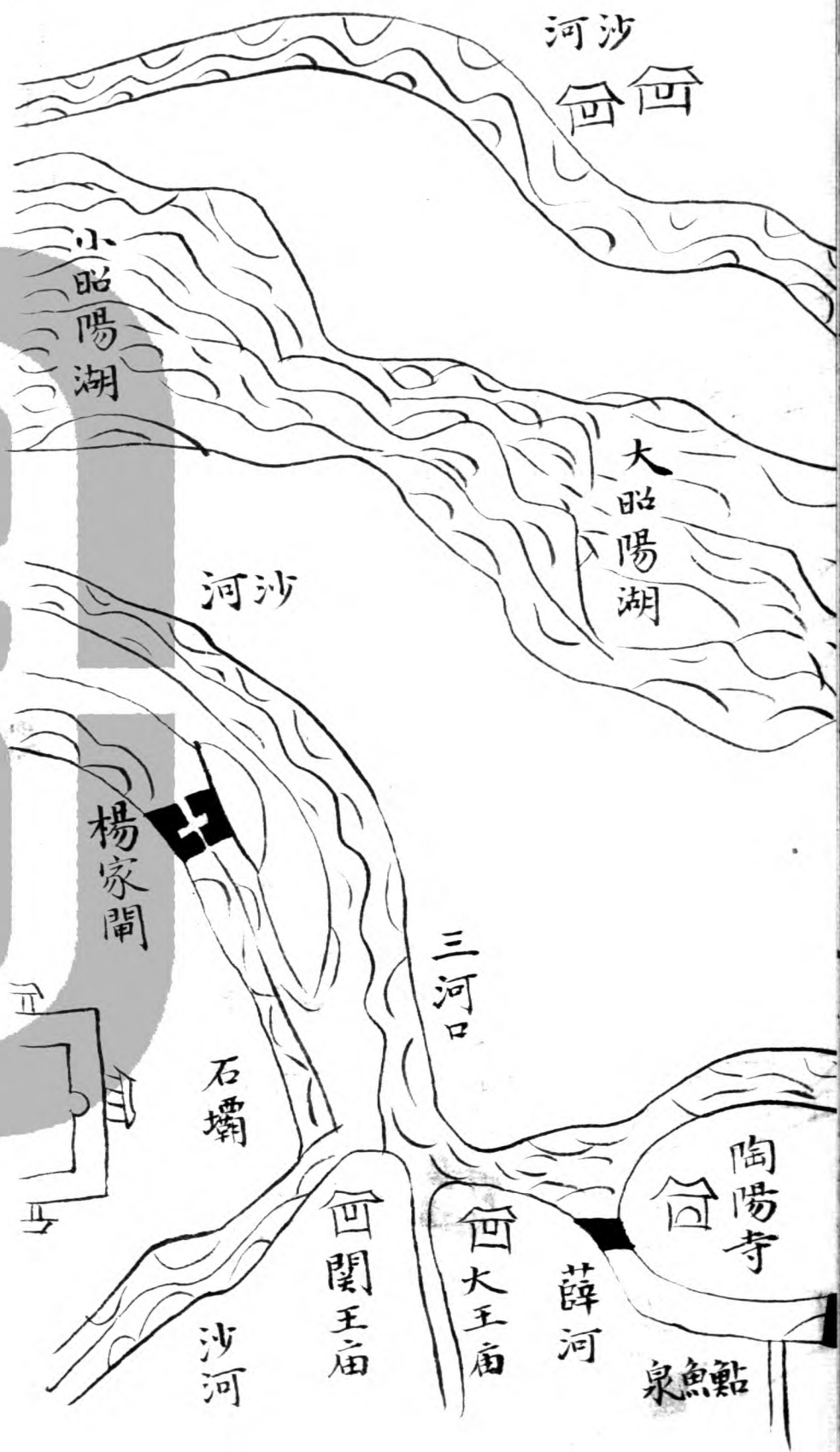
舊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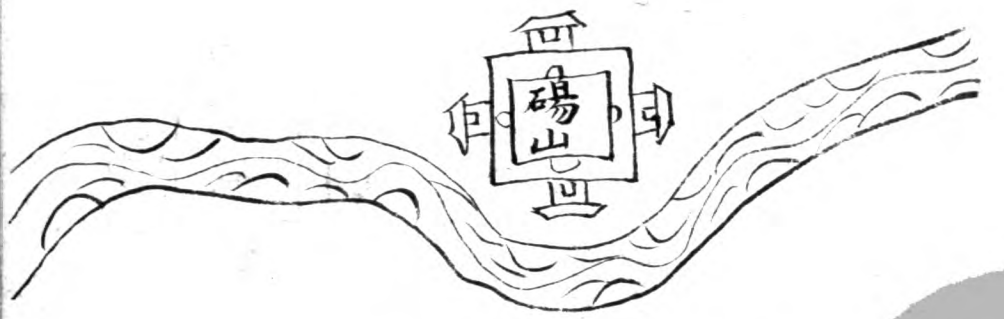


梁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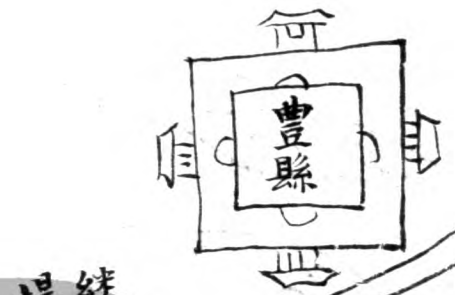


卷三十八 二十八





卷三十八 二十九



大行堤

堤縷

于家口

李家口

減水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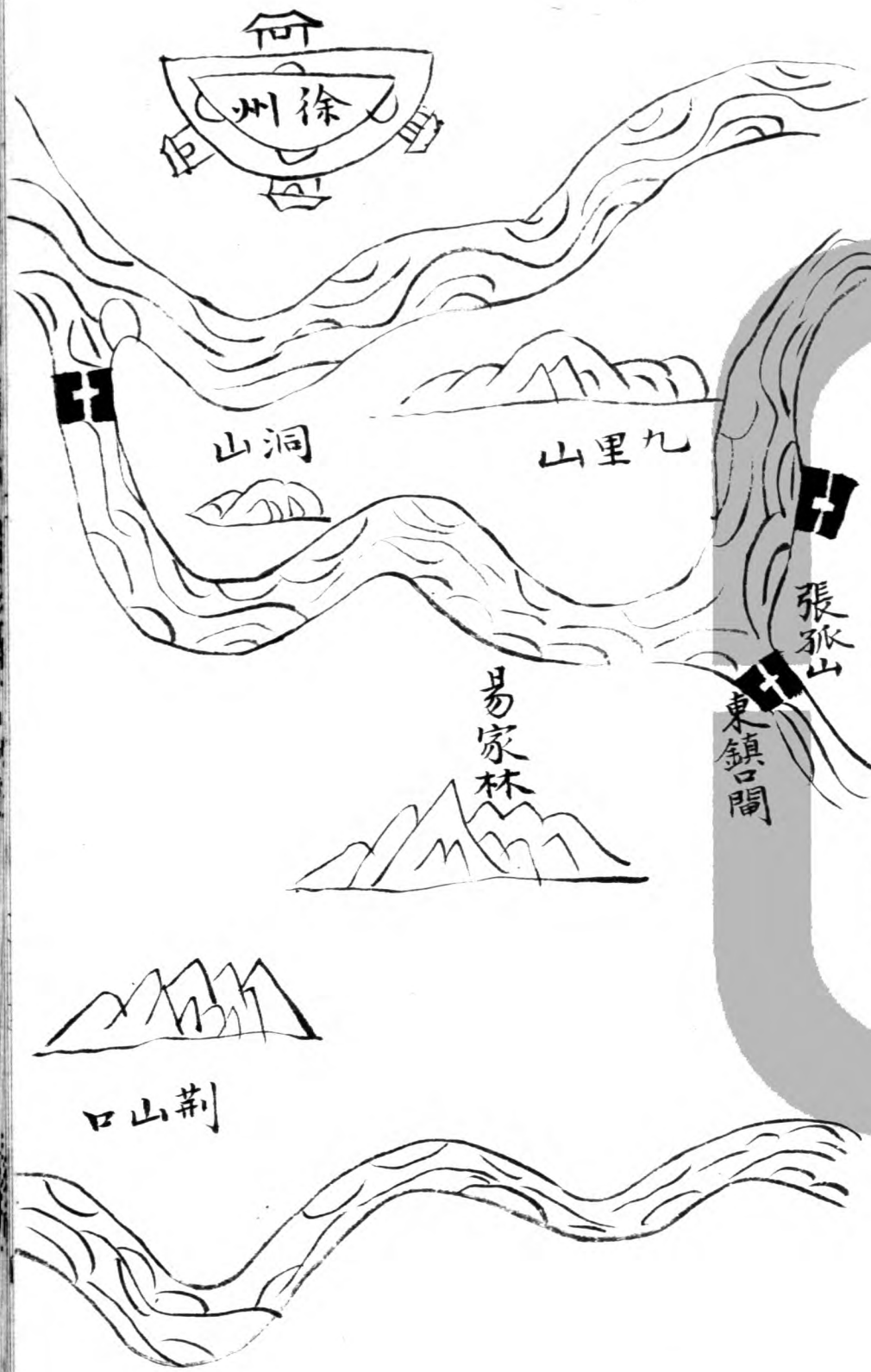
呂公壩

西柳庄閘

下壩

滿家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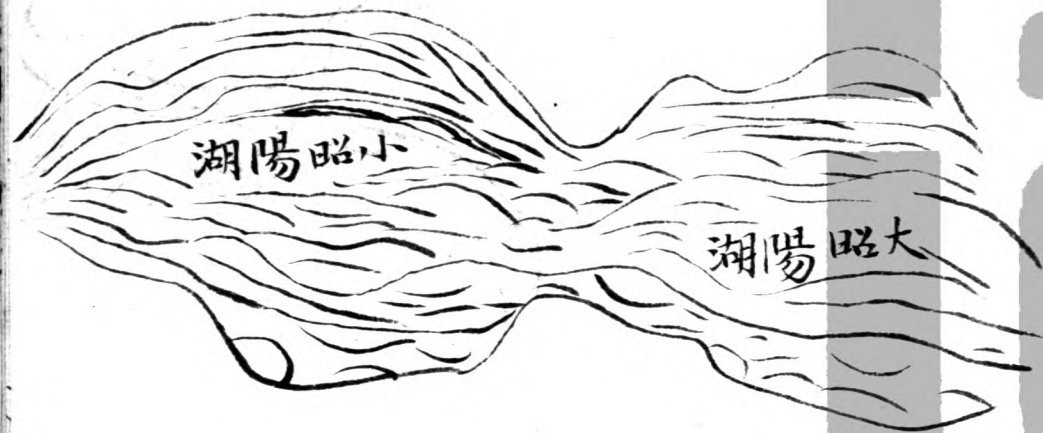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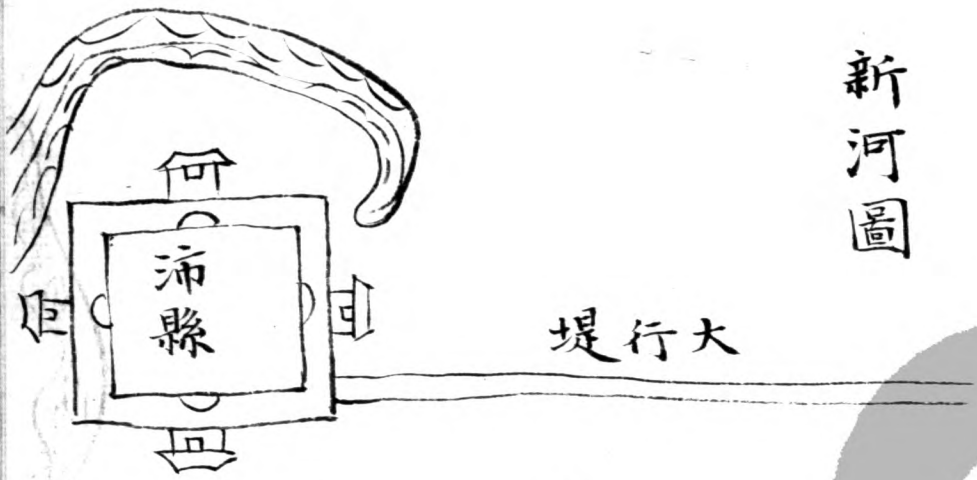
上壩



卷三十八 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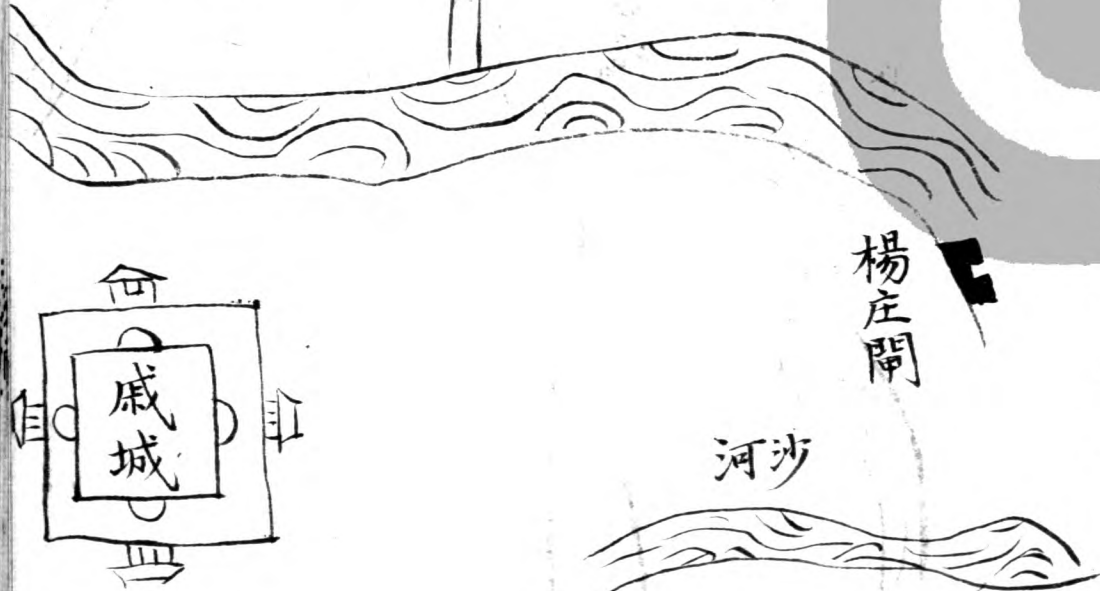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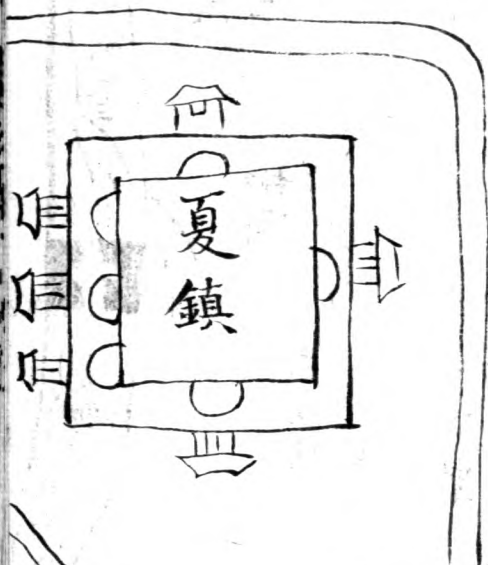
新河圖



卷三十八 三十一

呂公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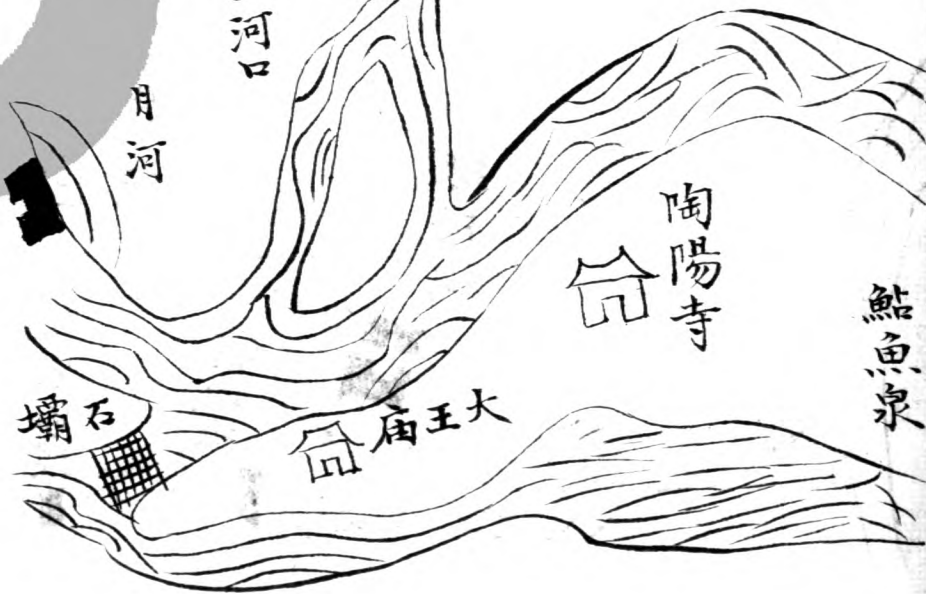
引水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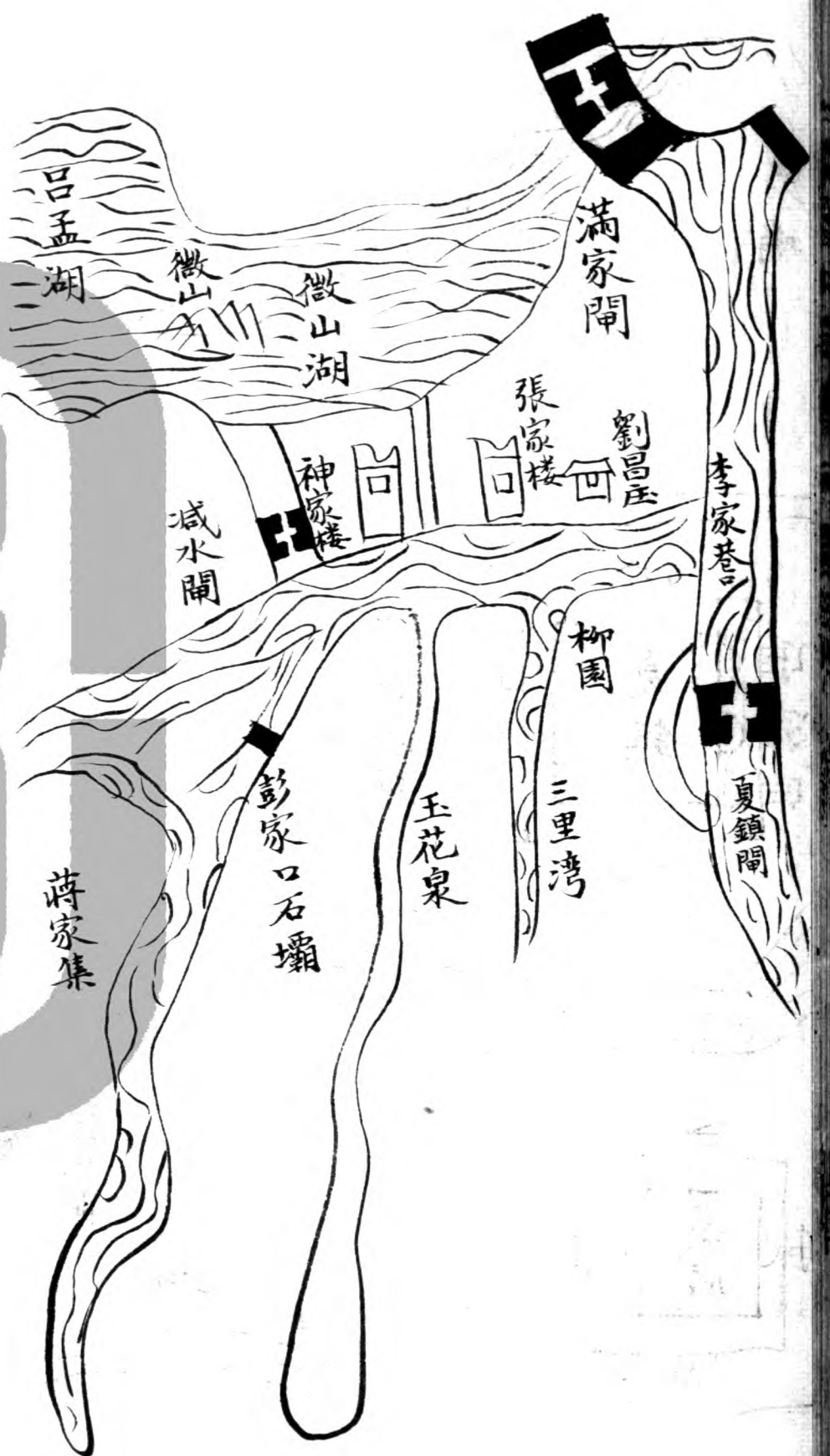


卷三十八 三十二

三河口

月河





卷三十八 三十三



卷三十八 三十四



宋陳師道汜水新渠記

汜句于蕭其開如決水徑謂河至滎陽葭蕩渠出焉築  
至陽武其下為沙蔡水是也其出為陰溝至浚儀其下  
為渦別為汜：至蒙別為獲餘波迤于淮陽東歷蕭彭  
城入于泗往為鴻溝官渡留獲丹後與渠一也禹塞蒙  
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絕旃然入焉即滎水也漢書  
地理志滎陽既有汴水又有葭蕩而受沛榮有獲水首  
受留獲至彭城入泗以余攷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  
陽引為河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  
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又引而東明非禹

之曰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  
溢為滎者濟之別也滎波既涸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  
豫之川滎洛幽兗之川河汾則河南無濟矣其謂葭蕩  
受濟禹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葭蕩無出當獲  
無始蓋略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  
渠反為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詭誕  
無據而注叙渠源或河或汾或河汾合其說不一次其  
所引經紛錯悖戾而志亦濶略不其辨始末蓋皆不可  
考也自漢末河入于汜灌注充豫永平中導汜自滎陽  
別而東北至于乘入于海而河復于是故瀆在新渠

之南注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旧  
導河入汜大業初合河索為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  
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為臭河于畿為白海于宋  
為長沙于單為石梁于徐為汜而入于南清南清故泗  
也蓋自王都而東畿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西來而故  
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  
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肆于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  
皆徙避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逢民以為病紹聖二年  
縣令朝奉郎張惇始自河西因故作新支為大渠合于  
東河

泗水縣

食貨論曰余考周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  
賄而即繼之以九式均節財用失九職之所任者即今  
之後也出于民之力者也九職之所斂者即今之賦也  
出于民之地者也民之力與地有盡而用之所費無窮  
苟不于其經費之際而品節之情實既用必至于泛用  
無度歛壑不盈必至于苛取無厭是故于九職九賦之  
後九式先焉凡以均節財用量吾之出而不過責民間  
之所入此周公理財意也後世此意微矣情欲日奢征  
輸百出山澤之利悉羅取無遺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

不在民則在官上下二百年間戶口田地山澤之田漸  
虛耗矣而額外之加未有底止豈其于周官九式節財  
未之講耶

賦役論曰賦稅出于田徭役出于丁舊制也泗水丁力  
鮮少故徭役之銀常田代丁編其在今日之賦稅其類  
有五曰夏稅曰秋糧曰絲絹曰馬草曰驛站今日之徭  
役其類有六曰銀差曰力差曰里甲曰額辦曰雜辦曰  
鹽鈔以條編之數論之計每畝派銀一分八厘有奇而  
白地派銀二分二厘有奇人丁自上三則派銀九錢遞  
而降之至下三則一錢合之共派賦役銀一万二千八百

五十兩有奇民力竭矣而又有新加兵餉及派魚台撈  
夫銀一切修城修河額外之征比是也皮之不存毛  
將安附司是土者寧可膠柱而調瑟也哉

滕縣舊志

國初田賦官籍有定額而在民無定數節因轉相買賣  
貧為富者所窘致有地少稅多地多稅少之弊均田之  
法地則綠坵丈量稅則計畝均分真畫一之良規利民  
之善政也旧俗相沿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以三尺五  
寸為一步每一尺抵周尺一尺五寸先均時用旧尺後  
均時減旧尺分數每步祇為三尺二寸是先均一畝為  
後均一畝二分新旧之數所以不同者此也又先均無  
荒熟後均有荒熟之分不無詐偽之弊其交接各縣界  
分處不無影射之弊其曳索定邱時不無急縱斜正之

君國利病言 卷三十八  
弊且山河道路主者除豁寬福任情不無虛包之弊大  
抵天下事難盡善古人有言治道去其太甚苟利民之  
分數多而弊有十分之一不為太甚亦不必過議也

### 滕縣志

滕蓋以一邑而包春秋侯國之地者三矣以今圖按之  
縣治為小邾地西南滕城為滕地南薛城為薛地而三  
國外諸國地又多所分割如東北渤水東南昌慮皆邾  
地也東之斗城齊靈丘也而之郁即魯即邑也西南戚  
城戚縣也而籙城湖陵滕壤皆得至焉或分其半或割  
其一隅多者數十里少者數里衡百七十而遙縱或倍  
之水北等社東北繚繞泗費百三十里泉河等社越利  
國而狐懸東南徐邳間二百餘里而猶隸滕者豈所謂  
犬牙相制之勢然歟然滕地所以大者蓋由魏隋置郡

後雖改置不一而地則仍舊 國家定鼎燕薊則滕為  
徐兗門戶始與徐州埒重矣

此一邑而三代建侯者三而國之大夫食邑皆在其中  
漢亦置一郡三縣隋唐以後漸併為一元雖分州領縣  
而縣則倚郭猶之一也夫縣比地窄則民勤則反本  
縣踈地曠則民慢則騫法余聞長老言弘正以前踈  
遠山居之民率不奉縣法急之則挺而走險有司但取  
羈縻之後承平久稍趨今而徭役亦聽自辦不深責  
也嘉靖庚戌歲荒行客過境上數十里無炊煙而群盜  
往往劫掠使者蓋由土曠人稀有司遙制之為難耳

誠一旦緩急則滕徐路斷而泉上東南之民不往來有  
矣竊以為漢制固太密今制似太曠宜于臨城咸城利  
國之間更置一縣則縣比而民無遠志易制此以臂使  
指之勢也

學校之制始自五帝而莫備于成周取四代之制參  
而行之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鄉立  
虞庠州立夏序黨立高校四代之學達于天下國有大  
事則以禮屬群吏百官而誦行之無事則國之耆老子  
弟遊焉其地尊其禮大秦置博士具官待尚而已故云  
周之士遺貴秦之士賤則教之者異也漢武興學置博士

官但以名流為之而無考察試用之法先武始試而用之故漢文學彬彬：猶為近古晉唐而後雖置博士如漢故事而秩卑体輕故教多虛華而寡寔效凌夷而至胡元益遠矣我太祖定天下欲速變元俗重學置師其有教明化成急名為祭酒翰林等秩而為之師者亦咸以教化明倫為己任其後藩臬郡大夫漸詘其體稍以文法繩之而其弊也文法之吏反視之苦贊疣然為之師者亦何以安其位而行其志乎運使志氣消沮第急會其簿書朝朔望是為不素餐而已由是觀之始未嘗不欲其興起而後稍衰微放失余于是不禁深有

慨焉

縣東西南北隅山隘最多又鄰沂費采金煮鹽之徒不時間發非有司所獨得以鞭撻使也于是設守禦所千戶百戶各若干人且國初頗重軍功而其人皆奮又起干戈者徃，與有司公道而行畫邑而邑民側目焉治其後監司摘其尤無良者置于法而收其權一切捕盜聽詞征屯定役盡歸有司矣一鉞一褫固其變也風俗志 古者以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声教國土變化民人遷徙而風俗因之滕封爵之餘也故之春秋小邾當時固已夷



之滕薛皆以成國而駸：焉自趨于僻陋之俗齊桓霸而盟會起三國始于盟會文物故薛投壺之文並載禮篇小邾穆公朝魯答賦箚莪滕文行喪弟弔者悅服齊既封田文于薛為孟嘗君孟嘗君好士招致天下任俠其人入薛中六萬餘家故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漢與叔孫通明禮樂諸弟子共習者咸為選首公孫弘以白衣為三公于是翕然大變彬彬乎守邾魯之旧矣自漢而後風俗凡六變漢與西晉一變也五胡南北至陳隋一變也隋唐至安史一變也五代至宋一變也金元一變也齊乘之安史滅君臣之義未盡至五代則幾矣五胡

南北華統未斷迨金元則絕矣金以滕界于宋置滕陽軍而民習兵其豪富而有智畧者民羣起而聽之故滕境有七十餘寨而又多度僧道扁賜寺觀額名元代亦然邑民大率靡然胡風矣明興拯民左衽而衣冠之二百年來漸漬習尚可得而言語云沃土之民慢瘠土之民勤故城東地多山險宜粟菽其俗好種樹而饒于桑梨貧者農務畢則入山樵採治炭婦女緝布夜紡車之聲比屋相聞富者能惡衣食以致蓄藏然負固自喜有至老死不入县庭有司急之則揭竿而走險路通沂費采金販鹽惡少無賴之人無天籍伍符發徵期會頃刻

一發三尋之于林立矣好競喜鬪而負者不以訟于官期報之而後已以勝為能犹有金元之餘習城西地沮洳多膏腴宜稻麥其人競相尚以靡侈婚喪家用妓樂納采奩具殯葬之物以多為美富家挽河汴之材起高樓廣堂室飾車騎鏐一鞍至費百金然無畜藏一二歲不登則樓室鞍騎易主矣城南北大抵阻山者其俗則東瀕河者其俗則西而圜城具五民：不土著者衆仰機利而食廢居：邑賤則取之貴則出之農人病焉搃之山居之民千樹棗千足羊瀕河之民千畝麥千石稻邑居之民酤一歲數百釀稱貸于錢千貫其人皆與

邑撫仕寺人富而仁義附焉民間喪事半用浮屠語言間胡音士人不立家廟以墓祭為重此其大較也長老傳云 宣宗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稀約法省禁有司務為招徠安集無所擾害黎民乂安自年六十翁亦未嘗至市井遊遨嬉戲如小兒狀諸生少者事長如嚴師縉紳務為恭謹過里門自下車出不張蓋不起室治第俗淳厯質樸無文 憲孝時歲大穰都鄙夜戶不閉然淳樸漸漓好遊子弟飛鷹走狗六博蹋鞠携娼妓彈鳴箏東門外街巷清夜管絃之聲如沸而富者豪于財俠者豪于氣後財驕溢武斷鄉曲有司始以法繩之

法嚴令具自此始 武宗時流賊亂山東過滕：大被殺掠而 世宗時土木祠祀事大起又南往越北往胡大瑄貴人祠官將兵數乘傳往來境上滕益多募兵蕭然繁費富俠之家大率被民偷甘食鮮衣溥龐之氣益漓溥薄以至父子兄弟異釜而炊分戶而後好學者衆而博士後進子弟負才自矜長者顧遂巡退讓之好私毀譽而怯于公議以故常為狐鼠患少所侵辱同舟而濟風波覆於以有各一壺之心也高麗服飾恣所好美蓋僭濫無限度男子冠巾絲履婦女珠翠金寶綺縠錦繡羅紈但有財盡能索耳而游俠大指羽黨作姦為營

者主名盛氣而遊都市道路以目凡此皆五十年前所無也夫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声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在上之情欲故謂之俗而班氏載魯俗曰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蕪壞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俗奢儉愛財好訾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脩寔寡然其好學愈于他俗即今犹然近之豈所謂風氣之繫乎地者耶若夫統理人倫移本易末一之乎中和是在人上者之責也余故脩論之以為規風者採焉

賦後志 三代而後言賦法之善者莫如唐之祖庸調

國制寔用之有田則有租今之稅糧也有身則有庸今之丁銀也有家則有調今之門銀也然國初地有起科不起科之分嘉靖初沈然法久弊滋乃盡行起科而二十七年撫臺檄沂州衛經歷石仲義丈之計畝均分行之三年民稱便三十年以後累歲大飢人相食加以大疫民死亡者十家而九行境內數十里無炊煙于是地大荒多通賦此患在無人而非患不均也四十一年撫臺張公者檄縣丞劉芳重丈之以除豁荒地為名乃小其步弓每三畝出一畝賦盡加于熟地此朝三暮四之術也而劉縣丞又未及半乃令里書按冊計畝出之其

脫漏者又不可勝數于是鄉民大擾有旧畝新畝之民不便者十年撫臺傅公希挈趙公賢檄知縣杜公濟時再丈始得復石經歷之旧便者未三年而江陵相復行丈地法執事者欲邀福于相公多生枝葉其所闌宅舍園圃高下淤沙平板山石瀉滴諸名色以令鄉鄙之民鄉鄙之民冥然不啻對胡越而言侏儒此為里書立弊數矣止鑿三窟也夫地厚者多富地薄者多貧賦一則病貧富者門高貧者門下徭差則病富故病于賦者取償于輕徭病于徭者取償于輕賦恭而伍之可謂至平而里中一二無賴又簧鼓一條鞭法為便者使徭盡歸

于地是專行田租而除庸調也歲少不登則中下地盡  
荒其徭安從出乎初增入地者僅十之二三今增至十  
之五是一條鞭法與徭役並行也北方種馬之害始于  
楊砥非高皇制也行之既久民固相安忽然賣之而收  
其直尋復有責買之議矣民兵之增本以脩山東今兵  
裁而銀解京脫若山東有變兵又將增不徵于民將焉  
取之沙海夫役本為滕民相代休息也寔乃為徐州後  
而不以為怪而又以告草為滕民罪一法之行煦然  
孰不曰吾以利爾百姓哉然有鑿一孔而開百隙樹一  
本而生葉萬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適足以為

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適足以為穢此無以異于  
楊塚弭塵救涇而引其足也水濁則臭險令煩則民亂  
嗚呼從來遠矣若夫酌量調劑奉法而不膠于法因時而  
不詭于時不有今之良牧何其民之不轉徙于海壑也

寧縣

吾嘗觀于古今之際而知嶧民之所由貧也考元和志  
唐貞觀中丞地有陂十三所歲灌田數千頃青徐水利  
莫與為匹及觀元大德間嶧州孟學正所撰計地泉記  
猶稱泉水散漫四郊灌溉稻田無慮萬頃民受其利繼  
考玉海通考彭城以北利國監及永縣並有鉄官宋吳  
居厚為京東轉運判官即其地鑄鉄錢民得仰鼓鑄為  
業今縣治及永永上有遺鉄存焉勝國時州西北四十  
里有陶數千家歲以陶器致富饒一統志猶稱嶧產黑  
瓷此在往昔章：特著者也自元時末兵亂以來數罹傷

殘人民轉徙河渠故道歲久湮滅且接濟漕渠 國家  
亦有明禁焉方今小民一切罷陶鑄諸業而獨仰給于  
農百畝之田計贍父母妻子而更徭征賦出其中一遇  
旱乾水溢則征徭逋負流亡繼之矣流亡者衆則田不  
受犁者愈多榛莽彌望常數十里無煙隣邑有司猶歛  
謂澤人利茂草市厚利此何說也通志云澤土曠人稀  
一望荒落在嘉靖初已然况今日乎戶口土田日凋于  
前而更徭雜賦日增于旧辟之負戴者十人各百鈞焉一  
人委而去舉而加諸九人未累也三人委而去舉而加  
諸七人亦已甚矣五人委而去舉而叢諸五人之身不  
亡何待澤之往事何以異此急之則病遺黎緩之則虧  
國課調停撫恤罔然若不得已而後動者則幸有今  
之牧民者在也

汶上縣

汶水之源有三一發太山仙臺嶺一發萊蕪原山之陽一發于其寨子村會泰山諸泉之水至靜封鎮合而為一謂之大汶又小汶出新泰宮山之下西流至徂徠山陽入于大汶乃西南合流迤柘鄉無鹽及壽張故城北由安民亭合濟瀆東北入海此故道也永樂九年尚書宋禮始築壩于戴村遏汶全流出于南旺四分南流達于濟寧會沂泗諸水入淮六分北流達于臨清合漳衛諸水入海然秋夏水漲猶得自坎河入故道漕與邑俱利焉



汶之自戴村入漕渠也委數十里隨所經流有異名折  
 焉在戴村以下為蓆橋河西南流至草橋堰受龍澗諸  
 泉及蒲灣濼水為草橋河又西南流為白馬河聖泉河  
 舊名黑馬為鷺河宋都汴時貢鷺鴨故道也郡志誤以為黑馬濼之上流至南旺分  
 流為會通河南抵嘉祥界首北抵東平新冢口凡七十  
 有二里

邑舊有大清河濟水故道也舊為支境通志云冀州刺史王純碑在汶

上漢延熹四年立水經云濼水西有安民山濼西有此碑今屬于州邑之西偏有小

清河殆濟之北迤邐鄉城西者也然經流絕矣

邑之泉其大者為龍澗泉脉鼎沸若兩蚌相擊者然

在縣東北五十里出雲尾村平地中其東為薛家濼泉  
 鷄爪泉三里許謂濼濼泉而為趙家橋泉俱出土中會  
 龍澗南流合于寧陽之魯姑濼濼山泉由魯濼入汶馬  
 莊泉距邑東南十八里亦出土中流十五里至于城南  
 而伏

邑之湖為南旺即古之大野澤也中為長堤漕渠貫之  
 畫而為三在漕渠之西者曰西湖週迴九十三里堤上為斗門以便蓄洩

其東田蜀山湖週迴六十五里水漲出長曰馬踏湖在

河堤北週迴二十四里夏秋水漲匯入北湖出南河迤北弘仁橋入運俱有菱炭魚鱉芡

荻蔬蒲之利居人賴焉

溝之可名者九其導龍崗諸泉逕蒲灣梁以入汶者為

魯溝受諸山潦以注蒲灣者為南北泉溝及洪溝蒲灣

之西北為沙溝其南分蒲灣之水以遠城下者為郭家

溝邑之西南有柳溝響水溝又聖泉河旧名黑馬溝

泊之関于漕者為蒲灣李太白所咏城隅距邑北三里

一名仲勾泊一名五花池盖魯溝自軍德橋而下遂無

堤岸水因漫出合于停源州田民田多沒焉其水出柏

浪橋逕周家河入汶議者欲自軍德橋下修堤至木即

泊旧有支流由郭家溝遠城下西南入蜀山湖昔列邑

之東南為塹王石橋泊拔劍泉水匯焉即柳行泊也民

賦之乱攻劫城邑令居左徑引泊水自保汶賴以全

履亂而賦至今若之西南為釣魚泊則馬踏之餘浸也若魚營周

四十石樓十里二三泊秋夏水漲未用不殖然來牟之

又常倍餘田是称沃土矣

汶之决口相比如櫛指不勝屈也計其大者則草橋迤

上有曹家口七級口大堤口魏家口赤家口隋家口草

橋迤東下有王延口刘盤口近議于此直南支河以達

病民何家口馬家口王堂口

按南旺會通河之脊也元人遏汶奉符以達任城每

至此而舟膠焉自宋司空分汶于此而漕始利矣然

汶之裨于漕者八十有八之泉也非源也故壩于戴

村以防其洩而坎河歲築沙壩以聽潦之決焉蓋以  
潦水泊濁性復湍悍勢惟分洩則力之所衝始微淤  
之所狹始寡堤不歲潰淺不歲填民由亦不歲沒厥  
利溥矣萬曆戊子間歲旱泉涸疏浚復廢漕艘始梗  
行水者見四汶河身漸以淺狹上流之勢俛欲西趨  
石壩聿築潦始為害菴鍾之後無歲不勤夫額弗充  
漸及里甲崇原平壠變為沮洳結茅積稼或隨浮直  
舒司空開渠河口之下蓋深知前人之非而重毀其  
功也然汶水扶潦而注西觸于石驟折以南其勢彌  
怒故患終不免耳或疑潦盡洩則湖水或減不知沙

壩之時潦非盡西也若今之汎濫則盡啓諸閘及斗  
門洩之猶棄堤沒岸舟禁不行豈湖之所能蓄耶願  
司水衡者浚泉防湖監臨閘座：復于泗汶河身務  
求深廣如宋司空時則南注之勢駛矣若流潦是需  
待命于天脫值亢旱將何以濟詎所以為國家長計哉  
漕河之間連置之以防膠舟者淺鋪也曰南界首淺曰  
石口淺曰柳堤口淺曰南旺淺曰鷺河口淺曰田家口  
淺曰闕城淺曰開河淺曰刘家口淺曰袁家口淺曰闕  
家口淺曰張八老口淺曰步家口淺曰北界首淺凡十  
有四列舍居夫習沙阻以招呼運卒而堤岸樹木盜警

郵傳亦並責之防守云

其建于水以酌啓閉蓄洩者則有閘有壩漕之閘五日

寺前

舊名棠林西距南旺上曰南旺上在分水口南

南旺下

在分水口北距閘河十五里曰閘河北距素家

元至正間建永樂九年重修

曰素家口北距新家口十八里正德元年建八月河之閘

二成化間建

減水之閘九曰焦樂曰盛進曰張全曰

劉玄曰孫強曰彭室曰常名曰閔家大曰蕪濟俱在漕

漕之壩

一曰漆水石壩在西南旺河西岸水大洩汶之壩

二曰何家石壩

在汶河西岸曰草橋土壩一名草橋堰汶水

城濠迤蜀山湖始入漕萬曆其接隣境而閔于邑之利

害者三曰坎河石壩曰戴村土壩俱接東曰長溝石壩

接嘉祥境

按自沙壩廢而汶流入海之道遂塞于坎河濁潦怒

湍沃壤為浸長溝之間又私增土壩以捍其壑此邑

之所以嘆懷襄也陸水却撤土壩害減十二乃汶猶

挾源括沙底于分水以為漕梗故大挑之後歲為民

病而始則築隔繼則起水終又挑隔每用力于無益

之地曷若于上源築壩之處建石閘一座欲行浚撈

扎板斷流不用椿草夫力之煩又無曠日稽遲之苦

即不能如沙壩時淺不歲淤不抗力少而功多乎

戶口

按國初里甲之編均其戶口可舉綱以知目首長之後擇其望族如以臂而運指意甚善也然丁產之息耗漸殊而更繇之輪充弗改則輕重之間規避自生矣試按今之圖籍有一甲之衆足敵一社者尚可分里以後之乎今之里胥有單貧已極者尚可按籍以定之乎竊考國典其里不敷十甲之數取隣圖撥補之甲不敷一百十戶之數驗丁產歸併之排年里長設有消乏許于一百戶內選丁糧近上者充補焉抑何其通融乎乃每當攢造黃冊第令握筭者準諸旧額少加益損徒費毫

楮耳

土田

按地經均丈額未有不增者也第名寔異耳趙公之額核欺隱之數而增之無減派之名而有其寔何也其所增之地未嘗復征也若後人之額折步弓之數而增之有減派之名而無其寔何也其虛增之地未嘗不征也此猶朝三之術也彼河非可耕路非可植新墾之荒非必有秋而槩以充額則昔之熟田安在不過為豪猾所隱占耳古者以田為母人為子故易于稽查後世以田繫戶有升降則田有轉移洒寄隱匿之病自過割

君國和病書 卷三  
而生者又何可按據以知其寔哉

賦役

國家使民按地出租而以庸調責之門下因登下九則以酌輕重制亦悉矣然法久而弊寄耳目于里胥使奸黠者得竄其智巧冊籍寔虛寧復可憑乎則條鞭之法舍貲產而括丁地抑簡易宜民之術廼薦紳先生各執所見弗思潤澤紛紜之議幾聚訟矣 均徭里甲出于門丁旧有頭戶貼戶見年之名其費不貲自條鞭行而民始甦矣今之里排雖輪甲應役然止于催辦惟柁頭俵頭尚存大戶之名故百姓之托籍僞寓藉勢薦紳詭

寄叢生莫脫是耳使盡行條鞭之法官募柁頭官俵種馬則民出役錢安坐無事地之系于平民猶士夫也名之編于排甲猶客戶也詭寄之弊不草自清矣然寄庄終不可立而優免終不可濫也嘉靖庚寅令大造之年各屬流民置有產業住種已久者附籍當差是不容僞寓者久處寄庄之名矣况比境相接連田阡陌其去邑城不及再舍而皆作客戶是導奸猾之民兩地影射也獨不思各邑之鄙有二百里而遠者何嘗免役乎若更相知會則其奸立破矣至于優免自有定制乃每以縉紳面孔墮廢憲典而援例人員亦免丁糧則隆慶中梁

都臺申飭之例不具在乎此猶其小者也改近于充郡王宗室槩置田庄遵嘉靖四十三年之令查附各里甲項下以佃戶的名編立戶籍正雜差役與平民一體派編可也安得優免耶且國家之法以土田朦朧投獻王府者發遣衛永遠充軍其願以田地鬻之宗室者亦先將田糧數目報官以憑附冊編差違者以投獻論令甲凜然今或玩視之至于國戚優之例親王親止免雜役二丁近得影射各府又自免丁糧弊將安極耶不按會典盡行釐正數年而後汰之田庄半入宗室而民差煩重有不忍言者矣

馬政

按國初民養種馬歲取其息則所俵者官駒可及駒不中式臨期勒買種馬之養祇為空名此變賣之議所由興也然馬金已入俵額犹存即百姓脫養馬之累不勝歡娛而上不幾徒取之乎使果充戎行之用則亦軍政所急也乃一給騎軍畧不加省畫催于市甯飢于樞不數月斃矣則徒費民財而歲殺良馬謂之何哉近議不許多派本色以累小民屢經災傷地方或至全折亦洞見此弊耳

驛傳

按開河驛水夫僱直儘充歲用患給之後時可被預貸  
息錢以通客艘子母權之十去六七及軸轆聯比勢不  
能支則夫後逃走網頭避匿而豪有勢者遂追攝居民  
代為牽輓且掠其什物勒其折賠或因以破產矣議者  
不詳其弊欲以附近村落編火甲佐之不但迫居民以  
散四方乎若新橋馬驛當稅監未撤勢不果堪今稍帖  
矣而驛卒執告累為續增幫價至千餘金未厭也時為  
避匿以難其上異得更貪富民乃為代後而肆其貪心  
為在上者又徃：募招募之民以入其殼中容知其名  
易而寔不然乎雖然國家設驛非徒供遊宦者之徃來

也乃分閔借閔甚且鬻之而山人術士皆得乘傳宜留  
心國計者懷江陵之思矣

鹽法

按國初給鹽于民故令折鈔今民易鹽于商而食之犹  
責以鈔乎且食鹽之數其多寡非有定也何以額派引  
且日增耶至于鹽之捕不過設為厲禁以通官鹽今私  
遂虛捏名數抵充捕額上亦知其偽而視為固然立法  
之弊于是極矣

兵防

按軍既民分兵不寓于農矣然民兵之名未嘗不存于



內地也今汶寧有習擊刺識行陣足備征發者我其胥  
史論報僅紙上之言則民兵廢矣乃若邊軍旧有定額  
足備戢守屬一方有警輒議召募最爾之汶增餉幾三  
千金則迤方之兵亦未足恃懷祀憂者尚慎行保甲之  
法守其什伍連比有管子之遺焉小用之可以弭盜大  
用之可以足兵王文成公常三令而五申之今其籍具  
在也然法之不行病于稽查弗清游徒無禁耳彼周礼  
比長之法有徒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無授則圉  
土內之敬仲亦云人無非其里無非其家奔亡者無  
所匿遷徙者無所容倣此意而行之加練習焉庶于兵

防少有裨乎

條鞭法議

蓋聞條鞭之便者曰不坐頭後無討索包賠之苦不食  
大戶無侵牟償補之虞不應里甲無輪當支應之煩不  
審均徭無詭寄賄托之弊此其大畧也惟是以一縣之  
力供一縣之後則衆而易舉也以一年之輸分十年之  
限則輕而易辦也併銀力二差合公私之費則名目簡  
而易之也富人不得反覆抑勒則市狷屈而易制也  
也官給直于募人不得反覆抑勒則市狷屈而易制也  
此其利殆不可算矣即單丁下戶亦有毫厘之增然一  
日之傭金可具也寧據損乎而說者曰條鞭之法行則

商賈利而農病熟地利而荒病口存而戶亡調去而租增其言甚辨焉第不識古之人果合丁口以為戶耶括貨產以為戶耶今考載師任土之法固唐之調也亦曰以物地事授地職待其政令而已且唐令民以土宜出綾絕絹綿及于布麻即今之絲綿折絹等耳曰已歸之于田矣果條自鞭始乎昔陸宣公云先王制賦以夫丁為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不以飭厲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此豈計貨產者耶夫以貨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乃兩稅法耳容知物之精者易藏物之粗者難掩難掩

者則共見其蓄積而指為憑易藏者即妄意其囊篋而不可據故計貨產而農未有不病者也然則以為商人利則宜誦抑末之術以為荒田病則宜求除豁之計而遽指為條鞭之害者祇緣令長難募役之保任里書失編審之騙局少地者不復漏差有官者不得濫免故為為是紛紛之說耳豈足以病盡一之法乎雖然迫不得已之公費值不可抗之取求則額外之差增于上矣青田隱于積書亦曆代以小葉則額派之數亂于下矣致若徭役之外附以條鞭其害可勝言哉

郟城縣

沂沐為郟之經川實稱巨浸其未流以一衣帶承之濕  
泉暴至諸澤不實而決又四封之內強半濕臯夏水亭  
居輒受填淤反壤之害彼狹鎡基而綠南晦者大都若  
石田之望歲十值其一幸耳此情窳所以相踵而蓬蒿  
蒺藜秀也竊嘗咨：過計以為宜然大曠變其旧畧倣  
周官遂人之規今占田者各自為川澮彼此互達涉則  
疏畦町旱則引桔槔而樹藝各之其所宜斯地其祿沃  
衍哉

東省襜褕之患水劇于旱郟當沂費下流其地卑壚介

丘四塞夏涼亭居若巨藪故沂費之水二三日可消郊  
非十餘日弗得

余觀于義倉而知救荒之重所時也夫天地之大計六  
歲飢六歲穰十二歲而一大飢使國無一年之蓄則有  
今無儲者卒之乎流亡轉徙而號于非國矣郊棘斯理  
也官廩之粟既狼戾而不可收而里區又比設義倉往  
當歲穰之日令民自以其意輸粟于落保鍾釜無限不  
款者無強已乃提其籍歸之大庾春貸秋歛歲出入為  
常法貧民欣之歌便之可不謂至計與碩其弊彙將有  
三焉當長耳目勿令滋蔓也蓋好數無查盤之數則以

批雜穀之實開興發期會畢于旬日之內則詭支起責  
之奸萌概量征收大入小出無所禦則計羨餘而膏虛  
記之詐生三弊者旁出而是法且漸稱蠹矣嗣來君子  
先周急之仁心塞營私之變孔則斯倉可比于常平民  
其將終賴哉

郊故設廩置矣後竟廢之非以其不當孔道耶今東三  
郡出入南服此為夷庚之徑星軺月至行李日至蔽邑  
惟鬻餼之不共是懼敢辭勞焉一遇戈殺入于郊民謹  
然微庸秣馬或一騎而策數駒一夫而受數役奔命視  
遽人滋棘夫茲羸民也歲辦常賦犹多積負而重之耳

計未知所紓之矣

費縣

武城考云武城魯邑也春秋襄公十九年齊及晉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盱敢不承命穆叔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今費縣西北七十里錦川鄉絃歌里有武武城是也孟子曰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于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今費縣武城北曾子山即曾子居也曾子書曰魯人攻鄆君曰寡人見攻而先生去之安能為先生守完也曾子不答而出魯責鄆之罪者十

而曾子所陳者九鄴君復修曾子之舍而後迎之二事語意相近可見武城近鄴縣矣史記廿茂曰曾子居費之武城其母方織有告曾參殺人者三母乃投杼踰牆而走正符論曰南成之墓曾子非不孝西漢改武城為南縣今南成山有曾點墓是也向使曾子不家武城胡其母之織于此而莖其父于南成也即據春秋論語曾子書孟子史記王符論曾子為費武城人的矣史記孔子弟子列傳曰曾參南武城人此據漢人之稱也地理志曰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是也今相傳武城在費縣之北泰山之南故東漢以南成即武

城屬泰山郡晉亦因之杜預註春秋城武城下曰泰山南武城邑此南字即史遷南武城之南字以別于定襄清河之武城也漢清河郡東武城縣即人東昌府武城縣建始西漢今亦以為子游所宰之邑五子游祠何其謬哉又今嘉祥縣禹貢大野之地漢晉隋唐為鉅野縣地宋為麟州金皇統中始于鉅野山口鎮置嘉祥縣其地有南武山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乃今附會為費之武城子游所宰之邑曾子所居之武城其謬甚矣今費縣西北七十里南武城、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有南武城二縣二城名蹟各異謂費之武城即嘉祥之南

武城可哉假借史記南武城之南字而不考杜預註地  
里志括地志諸儒辨證諸書記矣故今詳加考訂為先  
賢正首丘也

### 蒙陰

蒙山之陰山徑也元無驛政即舊編內有里甲夫馬十  
二匹止以供上司巡歷亦非為驛設也自順治癸巳寇  
息道通議省青州一路歸併蒙陰為五省通衢置驛遂  
始于此計蒙距沂州二百二十里中設青駝寺一驛各  
路驛站相去多六十里許而蒙以山溪石徑獨百一十  
里為一站加之大差一至而驛吏已先遁焉夫馬力幾  
何其能堪此且廩給口糧總無額設則供應之艱可知  
也請于蒙陰青駝之中添立一驛以解倒懸豈非今茲  
之所禱祀而求者哉



君國和病書

卷三

六

卷終

